

愛



# 愛

周  
文  
著

■ 開明文學新刊 ■

## 目次

三個	一
荒村	三三
無題	四七
黃霽天	六一
張先生	八
愛	一〇三
附錄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一六七

## 三 個

玉方又拈一小塊棗泥，攪在左手裏的捏成孟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圓滑木棍「桿」成餅，擺在旁邊第二行第十個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打一個呵欠，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看對面的華光。

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沈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窗框，窗上綠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的，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吱吱拖得很長的蟬聲都在隨着閃動，他的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沈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望着他皺皺眉頭，就把臉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

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眼。

阿元也沈悶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聚坭」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要往下垂，於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就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罩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地。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的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了起來。他的臉子現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他想：「這可多無聊呵！」於是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望着那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

沒有風，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吱~~~~~吱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覺得額角在溼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使用袖

子擦了額角，長長地噓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其時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就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擱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擱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開嘴笑了，很當心地用指頭蘸了些紅，想抹在他臉上，開開心。但突地街上的另一種聲音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

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方格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軍號聲：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低大達大達——」

「嚇，過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的紙窗走去，把眼睛貼到那黏有黑塵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脚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圈慌張地左看右看。

「喂，玉方，別就擱了！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啦！」華光擡起臉來喊道。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着眉頭喊道。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又趕快掉回臉來：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坭」木戳，一面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身，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瞪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埋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棹邊，才發話道：



「哼，在看甚麼過軍隊，有甚麼看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喫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就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棗坭盤子裏拈出一塊棗坭來了：「你看，你們弄的棗坭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瞪得圓圓的眼睛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你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神氣。

玉方老覺得背上揩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葱味的鼻氣。他也是一面加快着手上的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戳，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着。但眼皮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了揉，竭力地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釋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卻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瞪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步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過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嘟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卻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瞪一下眼睛，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

「快點吧！」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在棹上了，碎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着頭，加快了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個又一個的印着。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天晚上雖然熬夜，但你今天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感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只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嗎？」

玉方覺得很惶愧，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很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卻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說。「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玉方立刻又嘟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唉！」

玉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來，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燈草，他便拈起來，攔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向他擠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懷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着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怒的跳起來。

阿元攔下木戳，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來，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玉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也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送進來的那吱——吱吱吱——的蟬聲。

華光看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打一個呵欠，一面說：

「唉，天氣真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夠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靠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天天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喊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放下木戳。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說：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娘買東西的罷？」

阿元沒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的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兩雙眼睛，——那種帶着忌妒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去。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脹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嚇，又來啦！」他喊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恨恨地就給那麵團一拳，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手掌一掄，隨即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

華光也憤憤地說：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餅憤憤地打在案桌上，拍的一聲。他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憧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現在是多麼快活地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鬚鬚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着兩道濃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嘆一口氣，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有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地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



着，好像要瞌睡似的。而華光背後的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反射上來的陽光映得灰黃黃地，掛在窗上綠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沉默又襲在他心上來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呵欠。隨即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着他。

「月兒彎彎照樓臺，

打個呵嚕瞌睡來，

瞌睡蟲鬧上牀來，

嚶啲嚶啲，

瞌睡蟲鬧上牀來，

嚶啲嚶啲……」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

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去。接着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為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卻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那脹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打濫仗！」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趕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瞪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聲地埋怨道：

「看嘛唱唱得好干我屁事，倒說是我！我說不唱不唱你總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說道：

「好好，對不住，對不住。」

「華光！」老板還在下面吼道。「你當心，下回再給你說！」

華光憤憤地掉過半面臉去說道：

「又不是我！」

天井裏已沒有了聲音。

「媽的，你告！」玉方忽然憤怒了，鄙夷地看了華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老板頂多罵我一頓，但是你——」

「我怎麼？」華光憤憤地瞪着兩眼看着他。

玉方只是報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頭捏起麵團來。

於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聽見各人很粗的呼吸聲。

阿元走上梯子來了，臉曬得紅紅的，汗水珠數不清地在額上鼻尖上冒了出來，身上穿的一件短汗衣，也給汗水浸溼成一片。他一到樓口，便喘着氣說道：

「哎呀，好疲倦！媽的，我道叫我甚麼事！是叫我去同一個伙子擡糖！媽的好熱！」他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水珠。「那東西重得要命。一連擡他媽幾趟。」他說到這裏，忽然張開嘴巴了，詫異地看着面前這忽然菩薩似的不說話的兩個。他看看華光的臉，又看看玉方的臉。但他自己覺得兩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來睡他一覺，於是不再說甚麼，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後的茶几，搨着一把破芭蕉扇，長長地噓一口氣。

好一會兒，——大概又做了六七塊餅的工夫。

玉方漸漸覺得大家這麼僵着，很悶氣起來了。「剛才的唱，當然是我的不對，我怎麼怪他呢？」他這麼不安地想，就擡起臉來，希望和華光的眼光碰着，順便笑一笑，大家就可以仍然談起話來，衝破這悶人的沈默。但一看，華光卻仍然埋着頭，兩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了。停一會兒，再看看，華光仍然埋着頭。他想：「媽的，充甚麼神氣呀！老搭着師哥架子！」

他就憤憤的把臉掉開，但他立刻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其時他看見坐在案頭的阿元靠着背後的茶几就睡着了，兩眼半閉住，嘴巴大張開，額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釘着幾十粒汗水，水手上還捏着破芭蕉扇。

「媽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說道。「還有這許多麵團呢！」他忽然伸兩個指頭到紅盤子裏去了，蘸了紅起來。

「喂，你又這樣！」華光趕快說。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的嘴唇邊上面畫了一個紅八字鬚。阿元立刻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了一聲，臉轉動了一下，同時舉起破芭蕉扇來在嘴邊搖一搖，但隨即又停住。

「嚇，你真是！」華光又說。

玉方偏不看他，隨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上一塊紅。阿元又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起來了，臉轉動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搖一搖，同時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

一塊紅和嘴上的八字鬚都給揉成一片糊，這才給了大家一個很開心的暢笑。玉方笑得趕快伸手遮着嘴；華光笑得前仰後合，兩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樓下喊起來了。

玉方和華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來啦！」阿元從夢中答應出來，張大一對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兩個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趕快偏偏倒地離開坐位，向樓下跑去。玉方這才好像忽然驚醒了，兩眼發直，趕快起身追到樓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經在天井邊了，仰起那紅鼻子紅嘴巴的臉說：

「等一息，我就來的。」邊說就邊轉身走。

「喂，你的——」玉方搶着說。

阿元已跌跌撞撞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緊了起來，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豎。

「看嘛，我叫你別弄別弄！」華光也皺着眉頭埋怨地說道。

玉方的心都捏緊起來了。隨即就聽見老板在樓下吼道：

「阿元！你這在幹甚麼的！」

「甚麼？」是阿元的聲音。

「哼，甚麼！你拿鏡子自己照照看！你這在發瘋啦！跳神啦！」接着就是打了一個巴掌的聲音——拍！

玉方簡直發昏了。他兩手抓住樓門口的門框，不知道怎麼是好。接着樓下又是「拍」的一聲。

「看嘛，老板一問，你又要拖累我的！」華光埋怨地說。

玉方好像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這算甚麼！哼，累了你我去承擔了就是！」他剛剛走到天井邊的門口邊的時候，他忽然一楞地停

住脚步了。因爲他忽然看見櫃房外正站着四五個街鄰人在那兒哄笑地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氣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猶豫着：「是出去的好呢？還是不出去的好？」

「你說呀！」老板瞪着一對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臉上這些紅是怎麼塗的呢？噫，好玩麼？你不想想這些紅是要錢買的麼？拿了我這些錢買來的東西來尋開心！」他捏起拳頭來凸出中指就在阿元的光頭上鑿幾個栗鑿。

阿元哭喪着臉，咬住牙，兩手捧着自己的頭，躲着栗鑿只是向後退。

「你臉上這些紅，是那個給你弄上的？是你……你想變鬼了麼？」老板又逼進一步喝道。

阿元兩眼滾動着淚水，僵了。「是玉方呢？還是華光？」他着急地想。「不，不行，說了是他們不是更糟麼，是會問出我的睡覺來的！」

「你傻了麼？怎麼不說話？」

玉方又猶豫起來了，他站在門框後邊，全身都出了汗：「不行，我得出去承認！」但他



剛剛一動卻看見阿元的嘴唇顫顫地說起來了。

「那是我自己抹上的，因為印紅的時候紅糊滿我一手。」

玉方於是又立刻退回了，感到一陣輕鬆，但也感到一陣內疚，非常高興而又非常痛苦地望着阿元那直直的身體。不知道自己應該對他怎樣才好。

「哼，自己抹上的！」老板喝道。「去，去洗乾淨來，我再給你說！」

阿元剛剛一走進門，玉方便一把將他熱烈地拉住趕快伸手去撫摸他頭上打紅了的地方。

一九三六年，三月。

## 荒村

去年，我曾經有一個時期住在閩北的一間荒僻的村屋。

這地方，在從前曾經是磚屋密接，商旗翻飛的熱鬧街道，但經「一二八」時日本侵略者飛機大砲的轟炸焚燒，已經變成一片瓦礫場了。剩下的就只是幾根燒焦了的柱頭，還不屈地骨立在空間，一堵半堵缺了口穿了洞的牆，還強硬地支撐在地面；好像他們惟恐人們會把那些血腥的恥辱忘卻，偏要留下點殘基在這兒，證給人們似的。居民們把那些瓦礫移開，闢成一方一方的田園，栽種些白菜和黃瓜，在田園旁邊零落地蓋造些前面可以安一架牀後面可以搭一個竈的平房，房頂上安一個小烟囪，使炊烟一縷縷地從那兒出來，繚繞在一些低矮的樹枝間，點綴得更像個荒村模樣。

我住的是在一排十來間工房似的村屋之間，比較大二三倍而且高朗些的一幢房。

子是長三間，當中是客堂；客堂左邊住着房東；我就住右邊。房間是很新的，板壁閃着新鑲過的黃光，發散着木質的新鮮氣味。但很陰黯，因為靠前邊的壁上就只有一堵小方窗。大概爲了更加謹慎起見罷，方窗上還密排着十來根垂直的鐵條，房外邊還圍繞着一道竹編的籬笆。除了打這方窗鐵條通過籬笆縫望出去，可以看見一些點點綠色以外，就等於坐在監牢裏似的。

房東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太婆，頭髮還不見灰白，臉額多皺，黑紅，兩眼時常閃着銳利的光。我剛搬來，在陰黯的房間裏鋪牀的時候，她卻兩手在胸前抱着一張黃漆條桌，打門口給我送進來了。

「呵，怎麼你老人來擡，我自己來罷。」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她笑嘻嘻的放下條桌，臉都不紅一下，轉身就走了。不一會，她又提着一把水淋淋的拖把進來，吧的一聲就把那溼了水的布在地板上拖了起來。

「呵呵，我自己來罷。」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她一面拖一面說。

我離開了牀邊去搶她的拖把，她卻伸手來一攔，我便被他推得倒退了兩步。——嚇，

這老太婆倒蠻有氣力！

四個小孩站在門口外呆看着。兩個較大一點的男孩站在後面，一個較小的女孩和一個更小的男孩站在前面。

「阿奶！我要來！」女孩忽然喊起來了。

「胡說！」老太婆擡起臉來瞪她一眼。

「阿奶！我要來！」那最小的一個男孩也忽然學樣喊起來了。

老太婆擡起臉來笑道：

「乖，不要來。地下稀溼的！」

我問他：

「這都是你的孫兒麼？」

她柱着拖把站直起來，一面伸手在皺臉上抹一把，一面笑道：

「都是的。」

之後，就兩眼不瞬的望着我，嘴唇在一顫一顫地。我知道她在等我的讚揚。我幾乎不知所措了一下。但對這樣的老人家，當她以爲照例應該得到讚揚的時候反而給她一悶棍，那將是多麼殘酷的罷。

「你很好福氣呵！」我終於不自然地說了。

但她卻也滿足地哈哈笑了，嘴巴幾乎合不攏來。

「哪裏。」她聲音很響的說。「要是我們那懷了肚子的媳婦不給東洋鬼子弄死了的話，現在就有五個了！」她舉起右手來向前指了指，臉色就紫漲起來。「唉，就是那『一二八』吓我們的媳婦唉，先生，那些殺千刀的千副萬竊的我們剛剛逃出門，媳婦就給那些鬼子一把抓住，就不見了……唉，要不是十九路軍衝打過去，我們也完了！那些殺千刀

的！她挺着兩隻眼珠怔怔的望着窗外，漸漸，那眼眶開始紅了，晶瑩的淚水在她的眼角湧出，閃光。她牽起圍腰布角來擦了擦眼睛，又說下去：

「我們的媳婦多能幹呵，領小孩還做針線，現在這些小孩都要我一個人照應了！討一個媳婦多麼難，起碼要幾百先生，你看我們現在還有甚麼？」她指着地上的白木櫈，「你看這凳子也都是新做的。那時候的東西真是統統都燒光了！先生，你看我這房子吧，從前不是這樣的，從前是四合頭，大龍門，龍門一直抵到那前面的田邊，哪，就從那籬笆望過去，哪，就是那樣遠呢！」她伸出一根手指逼進我的眼睛，直指着窗外。

停了一會兒，她又嘆一口氣：

「唉，先生，現在我們這座房子也還花了上好幾百呢！」

「哦！」我說。「不過，這木匠不會作，不曉得給你老人家在這旁邊的壁上多開兩堵窗子，不然的話，出租也容易些。」

「呵呵，」她笑了笑。「我們原也想多開兩堵窗的。後來想算了。因為這是長三間，可

以住兩家，將來我家大的兩個孫兒長大成家的時候就給他們，小的孫兒呢，就給他連着這一間修過去，連成長五間。如果現在開了窗，將來不是又得填起來嗎？

我望着門口帶笑的喊：

「小朋友呢，你們將來做新郎的時候要住這房間呢！」

那大的兩個孩子害羞地把臉一歪就躲開了。

老太婆卻滿足地哈哈笑了。

老太婆的兒子是一個高個子，臉色蒼白，兩頰瘦削，兩眼發紅，穿着短裝，袖口捲到肘彎以上，裸露出兩支黃瘦的手臂，就好像兩條乾柴棒。他第一次看見我的時候，只是嘴角微笑地點點頭，眯着發紅的眼睛端詳了一下我房間裏天花板下吊的電燈，便轉身跑去拿一只電燈泡來給安上。他開了一開關，「使電燈發出火光，又眯着發紅的眼睛端詳了一下，才關上。微笑地向我點點頭就退出去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穿藍布短衣的麻臉漢子，臉色興奮得發紅，划着兩手跑進籬笆來了。他向階沿一面跑一面喊：

「長根喂！趕快走了！說是今天廠裏又要打折扣了呢！阿四簡直氣得打棹子，他已去了！」

老太婆的兒子便慌忙迎到他面前，那兩頰瘦削的臉頓時綳得緊緊的，兩隻紅了的眼睛發直起來。他憤憤的好像向那麻臉漢子發氣似的說道：

「甚麼還打折扣媽的，難道要把我們餓死不成？」

「好了好了，別再多講費話了，我們趕快去吧！」

「阿四他們怎麼說？」

「怎麼說？」麻臉伸出一根手指向籬笆外一指。「哪，你看他已騎着腳踏車去了！他說，『媽的，再打折扣是不行的！』」

「是呀！再打折扣是不行的媽的！」長根機械似的重復着他的話，轉身就去牽出他



的一架腳踏車來，那麻臉漢子已先跑出去了。他於是一面走，一面喊：

「姆媽！我上工去了！關門！」

老太婆卻紅着皺臉打籬笆的大門外跨了進來，左手提着一滿桶蕩濺出水珠的清水，她最小的一個孫兒一手拉着她屁股後的衣襟帶着哭聲喊：

「阿奶！瓜瓜……」

那孫女兒也含着一根小手指跟在後面。

老太婆擡起皺着眉頭的臉來向着她兒子說：

「嗨，你看！那不曉得是哪些沒良心的把我們那外邊地裏的黃瓜糟蹋了好多……」

她呼……迫促地，額頭上汗珠大顆大顆的滾了出來。她看兩個孫兒在她身邊老是叫着，她便沉下臉來，嘟着嘴巴喊道：

「阿唷，你們總是這麼纏死人！」

她兒子放下腳踏車跑到那兩個孩子的面前，便挺着兩眼把那最小一個的手一扯：

「別拖着奶奶哇！」他轉過身來，從他母親手上把那桶水拿下來就提着進去了。那小的一個孫兒卻張口哭起來了。老太婆一把抱他起來，用手拍着他，柔聲地說：「呵，乖乖，別哭別哭，奶奶給你瓜瓜……」隨即她又深長地嘆口氣。她向着我苦笑一下，說：

「唉，要是他媽媽……唉，你那東洋鬼子呵……」

她兒子扶着腳踏車出了門，她抱着孫兒跟到門邊，站着，閃着慈和的眼光（眼角還起着魚尾巴似的皺紋）望着她兒子騎上車去了，才關上大門。

我問她：

「你家這位，在甚麼地方做工的？」

「呵呵，」她笑一笑說。「在一家印刷廠呀！」

「很遠罷？」

「很遠。」她皺起了眉頭。「唉，在西海呢！真是呵，再不要說了！他們做的這工廠從前

本來是在閩北的，」她一轉身就舉起右手來向前面指了指。「唉，就是那『一二八』吓廠房炸脫啦！他們就搬到西海去啦！唉，遠天遠地的，真苦惱死了！先生，作工真苦惱子……」

「作工是很好的。」我安慰她說。「看來你這兒子也很能幹。」

老太婆就展開皺眉又忍不住微笑了。「那裏。」她說。「能幹是能幹，可是眼睛弄起病來了呢！身體很瘦了，有時候還咳咳嗽嗽的。我給他說：『長根！你看弄些甚麼補藥來喫喫罷！』他總是說：『姆媽，不要緊的！』他總是忍着忍着，生怕我聽見……」她轉過臉去，張着一雙悵惘的眼睛望着那籬笆外……

好一會兒，她才深長地嘆一口氣，帶着要哭出來的聲音喃喃着：

「唉，要是媳婦在，也要體貼得他周到些……」她那帶着夢幻的眼睛角湧出晶亮的淚水，打魚尾巴似的皺紋那兒向額骨流了下來。

她在七點鐘光景天黑不久就把電燈熄了，坐着等她的兒子。從黑暗裏隨時可以聽見她身子的移動，因為被她坐着竹椅總是不瞞人似的嚓嚓發響。一聽見腳踏車鈴叮

叮叮的響聲，一點電光在籬笆外一晃的時候，老太婆便從嚓嚓響的竹椅上一翻起來，開了電燈，給她兒子開門去。

「今晚上怎麼回來得這樣遲？」是老太婆的聲音。

「今天工廠裏鬧了亂子呢！」是她兒子的聲音。

「又鬧甚麼亂子？」

「老板說生意不好，工錢又要打折頭了！」

「唉！又要罷工了！」

「……………」

後面的話就聽不清楚了。

白天，老太婆等她兒子一走，就拿着一把鋤頭，帶着她四個孫兒到籬笆外瓜棚邊的地裏去挖地。四個孫兒在她周圍跑來跑去，搶磚塊，玩樹皮，跳跳蹦蹦。遠遠的虹口公園旁

邊靶子場裏日本人打靶的聲音，時急時緩地隨着青空下的微風傳送過來。那聲音好像從一個太小的地洞爆發出來似的，老是悶悶的發響：

砰……砰……砰……

叮叮叮叮……

機關槍聲緊密到震耳的時候，她就拄着鋤把站直起來，呆呆地悵悵着眼睛望着那田旁邊的一條煤屑路，嘆了一口氣。

路上的行人是很少的，除了本地的一些居民之外，每天幾乎可以看見一對或兩對紅頭髮白皮膚高鼻樑綠眼睛的男女，肩上掛着雙管獵槍，雄糾糾地挺胸坐騎在高大的白馬上飛跑，馬蹄打在水窪，濺出污水，嚇得路上走着的居民趕快跳進田裏去，用憤怒的眼珠直瞪着那跑過去了的馬背上的洋服背影。

有一天忽然有一個人慌慌忙忙的把籬笆上的大門打得砰砰的亂響。那聲音和靶子場的槍聲應和着，幾乎辨不出來。幸而那人隨打也就隨喊：

「阿婆呢！你家長根給馬闖翻了！」

老太婆正在竈房裏洗盤，一聽見喊聲，她就慌忙把兩手水淋淋地打盆裏提出來，跌撞撞的跑出去了。

一會兒，籬笆外一羣鬧嚷嚷的聲音，就只見兩個鄰居的工人把長根扶回來了，別一個人牽着他的腳踏車跟在後面。一羣人擁擠了進來。他一進門我就看見他臉青嘴黑地在桌上打下一拳，砰的一聲。

「他媽的！」他濺着唾沫星子喊道。一這成甚麼鬼道理！馬跑來闖倒我的腳踏車，倒說是我闖他的馬媽的，打了我這幾鞭子我記得的！唉，我們中國人就是受氣的麼！」

老太婆跑到他面前，伸手就去解他的衣扣，帶着要哭出來的聲音說道：

「長根解開來吓！看打着你哪裏了……」

老太婆剛剛拉開他背後的領子，站着的衆人都闐然發出一聲驚叫。

「阿呀！」老太婆兩眼含淚的叫了。「你看這兩條打得好粗呵！呵呵，發青了！天啦！你

這死得白骨現天的洋鬼子呵！

衆人也七嘴八舌的喊起來了：

「呵，快給他拿點鹼水來！」

「嗨，鹼水怎麼可以！快拿點生油來！」

「哼，媽的，洋鬼子好霸道！」

「氣人的，還是那警察！你看他媽的倒來唬嚇長根，叫他不准叫，卻笑嘻嘻的去勸那洋鬼子！」

「唉，我們是中國人啦！」

「甚麼中國人怎麼？」有人立刻又抗議了。

衆人剛剛散去，那個穿短藍布衣的麻臉漢子，滿臉興奮得發紅地跑來了，他還沒有跨進門，那粗大的喊聲先就送進來了：

「長根呢！怎麼樣吓！打着甚麼地方了吓！」

他一走進門，見長根正把背上的鞭痕袒露在外邊，老太婆則站在旁邊兩眼淚水瑩瑩，鼻尖發紅地沉默着。他把眼睛湊上去看了看，見那鞭痕上已擦上亮閃閃的生油。

「阿呀媽的，那狗東西打得好兇呵！」他驚叫着，擡起臉來的時候，老太婆忍不住扁起嘴，嗚嗚哭起來了。擡起手臂上的袖口去擦眼淚。但他好像沒有看見似的，仍然憤憤的說下去。「嗨，我剛才聽見阿四去講給我的時候，我真是肚子都要氣破他媽的啦！嗨媽的，我們中國人就連豬狗都不如了麼！我們還記得的，『一二八』的時候——」

老太婆忽然一怔，不哭了，張着一雙淚眼看着他。他卻不停地嘴角飛着唾沫星子說下去：

「那時候我們曾經幫助十九路軍打過仗來的好多東洋鬼子，我們捉住過，那時候都說我們中國人要翻身了！要把洋鬼子趕出去了……」

老太婆嘆一口氣，把兩手向兩旁一攤：

「唉！」她說。「那時候十九路軍不調走多好呵！那時候我們也還幫他們燒茶水這



些的……」

「是呀！十九路軍不調走就好了！」麻臉大大的嘆了一口氣。停了一停，又憤憤的說下去：「唉，外國人的勢力在我們中國簡直一天天的更厲害了！阿婆，你看，好多中國人辦的廠都給他們外國人弄去了，你看好多紗廠絲廠，都不是我們中國人的了！我們的廠也靠不住了！工錢呢折了一次又折一次，好多人弄得失了業！唉我們看吧，總有一天的！」他說到這裏就停止了，緊張地望着長根背上條條的鞭痕，因為長根正伸出指頭去輕輕撫摸着，咬着牙搖了搖頭。最後他輕輕拍拍他的肩頭說：

「好，你好生將息一下罷。我去幫你弄點萬金油來。」他擡起臉來說。「阿婆，你老人家也不要傷心了，我去就來！」

老太婆感動得兩眼都發光，立刻在眼眶邊又湧着閃亮的淚水。她和他講着，一直送到門外轉來的時候。向我說：

「這是我家長根的同事嘛，他們差不多就跟那親兄弟似的……」

她說着，在她的臉上掠過一閃慈和的光耀。

這裏，除了騎馬飛跑的高鼻子之外，更多的是穿洋服和穿和服的日本人。天高氣清，靶子場的槍聲砰砰訇訇發着響的時候，他們就拿着釣魚竿在我們住的房子附近田邊出現。他們有的哼着歌，閑雅地在前面一個水塘邊繞來繞去。有的則拿出畫架子支開三腳，就對着那些民房寫生。居民們聚在一角來了，用着懷疑的眼光老遠看着那些人們的舉動。

那較大的，一個孫兒興奮的紅着臉跌跌撞撞的跑進來喊：

「阿奶！又有人拉我們的黃瓜了！」

老太婆把手上正在修理的鋤頭放下，就跟着她孫兒跑出門來，只見一個在上嘴唇脣有着蠶豆大一點黑鬚子的穿西裝的矮男人正從綠葉稠密的瓜棚邊走了過去，把一段黃瓜摔到田裏，轉一個彎就不見了。老太婆怒怔着一對眼珠看見那人的背影消失了，纔

掉過臉來。可是前面遠遠的田邊上，一個畫架子把她的眼睛吸住了。她的兩眼立刻又憤怒的鼓了出來，她發白的嘴唇緊閉住，氣促得好像透不過氣來。她的四個孫兒圍繞在她的膝前，也都緊張地望着前面。

「阿奶那……那……」孫女兒忽然伸一根小手指指着前面，打老太婆的大腿邊擡起臉來喊。

「不要叫！」老太婆憤憤的嘟着嘴唇，用白眼嚴重地瞪她一眼。

「阿奶那……」那最小的一個孫兒也學他姊姊的樣伸出一根小手指指着前面，打老太婆膝蓋邊擡起臉來喊。

老太婆瞪他一眼，但一把抱他起來，把嘴唇湊在他耳邊說：

「乖不要叫！」

她憤怒地就那麼站住看了好一會，挺出她那黑紅皺臉上的一對網滿紅絲的眼珠。

「殺千刀的！她喃喃地說。」

最後，她扯了扯我的衣袖，我就跟着她一道進籬笆來了。她瞪着兩眼看了我一會，纔嘆一口氣，嘴唇濺着唾沫，星子憤憤的說道：

「哼，這些洋鬼子！他們就是這麼畫，畫哼，鬼曉得他們畫去做甚麼？！唉，難道我們中國人就讓他們這樣橫行？」停了停，她更加憤憤的說下去：「唉，想起那『一二八』的時候，一說到這裏，她又把右手舉起，向外面指起來了。『那還沒有打仗以前，就是這些奇奇怪怪的人走來走去，槍聲一響，他們就鑽進房子來了，我看見他們拿着火把……媳婦剛剛遲一步，一把就給他們抓住……』她於是頓着腳罵了起來：

「唉，你這些挨刀的鬼子呵！這些千剮萬剮的鬼子呵！唉，十九路軍不調走就好了！把你們這些鬼子趕出去！趕出去！」

她的兩眼又晶瑩地湧出淚水了，一顫一顫的滾落下來。

她把最小的一個孫兒放下地來，轉身就跨進門檻向裏面走去，邊走她還在邊罵着：

「殺千刀的千剮萬剮的……」

聲音在竈房門那邊響了好久纔漸漸消失。

不久，忽然風聲緊了起來，說中國軍隊要抵抗日本侵略者了，老太婆隨着也興奮了起來。臉色都紅噴噴的。她站在我的面前，戴着指頭說道：

「這真是要這樣纔好呵！」

但不久，卻聽見的不是中國軍隊的抵抗，而是日本侵略者要繼東四省之後佔領華北和上海了。早上送報的從方窗鐵條縫中給我丟進一份申報來的時候，老太婆就臉色倉皇的在我的門口出現。

「先生！她屏着呼吸彎腰站在我面前等我看報紙好一會纔顫聲的說。「要打呵？」

我要怎樣說纔好呢？遲疑了一下，我終於帶着安慰她的口氣說了：

「不會罷。」

着我：

我有時出去了回來，她剛給我，把籬笆上的大門拉開，使隔門檻緊張着一對眼睛望

「先生要打呵？」

「不會罷。」

她卻立刻很嚴重的把嘴湊進我的鼻尖來悄悄的說：

「嗨，好多人都在講呢！說又要打了呢！可不是我們打，是他們打呢！」

我仍然竭力安慰她：

「不會的。」我說。「據我看來目前還不會的。」

她嘆一口氣說：

「唉，他們廠裏這兩天的風聲也不好呢！說因為要打仗，外國的紙頭來得少了，恐怕要停工呢！」

那天晚上，她的電燈熄得最遲。有一回，老遠聽見腳踏車鈴叮叮叮響，她便開燈跑出來。

去，打開大門一看，卻是打煤屑路上經過的別的甚麼人，一點電光一晃就不見了。她又只得進來坐着等。一回兒，外邊忽然有狗吠的聲音，她又跑出去了。這樣進出了好幾次。一直到快天亮的時候，纔聽見她把兒子接進門來，一面走，一面急促的問：

「上海怎麼樣」

「緊得很呢！」

「廠裏」

「廠裏恐怕要關門了！」

忽然北四川路一個日本水兵被槍殺的事件發生了，傳說着日本人要武裝佔領北的消息，老太婆更是緊張了起來。那煤屑路上許多獨輪車來來往往的在給人家搬家，啲呀伊呀的載着許多家具經過，她站着，張着發白的嘴巴，呆呆地看了看，就跑進屋子裏來，但不一會兒她又跑出去了。

田邊大路上來來往往拿釣竿的穿洋服和穿和服的矮男子更多了。她有回貼着籬笆縫向外望了一會，就臉色發白的跑進來了。她悄悄在我的耳邊說，有一個穿洋服的人站在我們的門前好久，直向我們的房子看。

「先生不會有甚麼事罷？」

「大概不會罷」我仍然安慰她說，但心裏卻緊張地感到，在這雖然還沒有正式失去的土地上，我卻已住不下去了。

可是，一想到要向這老太婆退房子時，心裏卻非常的難過。我猶豫了好幾次，當有一次見她經過我的門口時，我終於咬一咬牙湊上前去了。

「我今天要搬了！」我遲疑了一下說。

我立刻見她好像劈頭挨了一棒似的，完全發昏了；黑紅色的皺臉倏然變得慘白，瞪着一對網滿紅絲的眼珠呆呆的看着我，簡直像一個木偶似的。好一會，她纔從顫顫的嘴裏透出來一聲：



「啊？」

她擎起兩手來蒙着眼睛，好像受了傷的狼似的，一頭就衝進她的房間裏去了。

我很後悔。我覺得我應該向她兒子說的。

當我把家具通通搬上車子的時候，只見她頭髮蓬亂，牛屎似的髮髻聳在背後，兩眼淚水模糊地走出來，拍着兩手哭喊：

「唉，你這東洋鬼子啦！你把我們怎麼辦啦……」她的四個孫兒也圍繞着她的膝前哭了。

她兒子跑出來一把拉着她的手肘喊着她

「姆媽！你哭也沒有用呀！」

「我就只是這條老命了！給給拿去吧！」

「姆媽！你別急呀！我們總得想想辦法呀……」

「我把這條老命拚了就是了……」

當我走上煤屑路向兩個斜着眼睛看着我的日本人的身邊走過去時，還聽得見那遠遠的籬笆裏傳出來一片小孩子的哭聲。

一九三六年，七月。

## 無題

柯牧師氣衝衝地離開施校長，頭也不回就去拉開那白木框綠鐵紗的門。他的臉氣得發青，青得好像和他那高鼻子以上的一對淡綠眼睛一色；他的嘴唇烏白得發抖，兩撇紅黃八字鬚也顫動。他一衝跨出門檻，便直着腰，昂着頭，左腋夾住一本聖經，右手揮動一根黃毛杖直走。他囊囊地在石板階沿上蹂得黑漆皮鞋很響，驚得階沿旁邊休息場上的三四十個學生都趕快靜了下來，張着喫驚的然而興奮的眼睛望着他走去。他全身衝着一陣風，闖過學監室的門口，突然肩膀被碰了一下，他氣憤憤顫抖着嘴唇掉臉一看，見是莽撞地剛跨出門來的黃學監，他纔沒有吼出來，只在肚子裏暗暗罵道：「中國豬羅！」

黃學監見自己的肩頭撞了柯牧師，心立刻咚的跳一下，全身汗毛都倒豎起來，趕快嘻開嘴就陪一個笑臉說道：「scry!」但卻見柯牧師看也不看他就昂頭走去了，他驚得

圓睜着黑眼瞳的兩眼，圓圓地張開嘴巴，跟着柯牧師的身影轉臉望過去，只見柯牧師那穿灰洋服的背影越走越小，在禮堂拐角那兒消失。他這纔驚醒似地覺到：「今天他們一定又衝突了——一定還是他堅持要指定學生受洗，而施校長還是堅持學生自願受洗的吧？」站在學校的利益上，他覺得施校長的堅持是對的，他也就這麼張着嘴巴看着那禮堂拐角好久，但心裏還在抱歉着自己的肩頭不該撞了他那一下。「不知道他生氣不？」他想。

立刻，他就聽見背後那邊休息場上剛靜下去的學生們突然又蜂羣一般嗡嗡地談講起來，但隨即卻又斬然地靜下去了，鴉雀無聲。接着他就聽見熟悉的校長皮鞋聲窸窣窸窣地走了過來，他很快向地上一看，見不知誰丟了一塊花生殼在那兒，他厭惡而又惶恐地皺一皺眉，趕快彎腰去把它拾起來。見那旁邊還有一塊綠色閃光的濃痰，他便趕快把自己穿的新皮鞋毫不可惜地伸出去踏着。施校長那高大的身軀就岸然站在他面前了。施校長的高鼻樑的臉也發青，一對綠眼睛發閃。他兩手插在褲袋裏，偏着臉說道：

「密斯脫黃！」

「呃呃，校長。」黃學監趕快彎一彎腰，兩手不知不覺就垂下去，立刻就像感到自己透不過氣。

「柯先生，回去了。」施校長說，右手從褲袋裏掏出一張白手巾來蒙着鼻子「咕」了一聲，立刻又放下去，依然又保持着他那特有的兩手插在褲袋裏的姿式。「下，一堂，聖經暫時，缺一缺。」

「是。」黃學監又彎了彎腰。他微微仰臉看着施校長那綠眼睛，覺得那綠得神祕而日太刺人，他就趕快把自己的眼睛順了下來，但立刻他就看見施校長的洋服左肘上擦上一大塊粉牆上的白灰。「我好不好幫他拍掉？」他剛剛這麼一想，忽然聽見施校長結束道：

「我去，去來，再同你說。」

「是是。」

施校長擦過他的身邊也向禮堂拐角昂頭走去，他纔如釋重負似的透出一口氣。可是他立刻又透不出氣了，其時他看見施校長剛剛要走到禮堂拐角，忽然那個矮矮的初小的陳學監在拐角出現了，筆直地站在施校長面前，在把腰一彎一彎地講話。他立刻記起上一個月陳學監去運動柯牧師想奪他位置的風聲，他便憤憤地看着那遠遠的矮子，那矮子卻還在向施校長彎腰呢。「媽的，不曉得他在獻甚麼媚呢！卑鄙！」隨卽也就看見施校長消失在禮堂拐角，矮子陳學監也跟着轉身，消失在禮堂拐角。

學生們噙的一聲向他包圍過來了。他的臉前立刻就擠滿三四十個張着黑眼珠子的頭，和三四十張含笑的嘴巴擠在最前面的是頭髮梳得油光的王光業。王光業剛剛站定，但左手卻被擠了一下，他擔心手腕上的金殼錶也許擠碎了，趕快拖出左腕來一看，金殼錶倒是好的，可是擠歪了點兒。他於是憤憤地掉過臉去，就看見站在他左肩後的是戴破小帽（帽結子已經脫了）的李子明，他就挺起肘拐咚的拐了他胸脯一下，嘟囔道：

「媽的，擠甚麼！」

李子明被拐得後退一步。

「媽的，踩着老子的腳了！」站在他背後的吳長齡立刻叫着跳了起來，抓住李子明的肩頭就向旁邊一推；李子明一踉蹌就被推了過去，連着就撞了三個同學。這三個同學都皺着眉頭厭惡地看了李子明一眼，於是不約而同地用背把他向後擠去。

「嚇，你擠在前面幹甚麼！」差不多有七八個同學同時這麼說，都立刻全身鼓起勁準備推他後面去。

「媽的，我難道就不能擠在前面麼？」李子明憤憤地想。兩眼有些溼潤，噴火，咬住牙硬挺地在別人的背後站住，他把兩隻破袖口的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媽的，老子就偏要站在這兒！」

這時候，同學們的問話聲已哇啦哇啦地開始了。

「黃先生！王光業搶先笑問道。「下一堂聖經不上了？」

「黃先生！戴黃絨打烏帽的吳長齡也搶着笑問道。「不上了？」

「黃先生」

「黃先生」

「不准吵」黃學監舉起右手來一揚，學生們又平靜下去。「聽好！下一堂——」他記起施校長講話的態度是兩手插在褲袋，偏着臉的。這似乎使凡是中國人都感到侷促的姿式；他於是立刻把舉起的手放下來，插進褲袋，偏着臉說下去：「聽好！下一堂柯先生缺課」他記着從褲袋裏掏出一張白手巾來蒙着鼻尖「咕」了一聲，立刻又插回去，他覺得自己的高樑爺好像突然高了起來一般。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下一堂不上了，好啊！好啊！」

「不准吵！他一下子又怒吼了，兩眼圓睜向着面前的三四十個臉一掃，最後就在李子明那戴破小帽的瘦臉上停住，看得他把兩眼順下去。他想：「施校長的看人也就是



這樣的。」

「黃先生」戴黃絨打鳥帽的吳長齡站得端正地笑問道。「柯先生爲甚麼氣衝衝地就走了？」

「我怎麼知道？」黃學監仍然兩手插在褲袋裏不動，偏着臉。「我怎麼知道？」

「他好像充神氣一樣，常常發校長的脾氣。」

黃學監覺得這是毀謗老師，他立刻又圓睜兩眼向密密的頭叢中去搜尋這說話的是誰。

「其實，校長講聖經比他講得好。」

「黃先生也講得好。」

立刻三四十個臉嘴都噤噤的笑起來了，波浪似的散開，黃學監很高興，也忍不住笑了，立刻停止搜尋，把眼光收回來，滿足地偏着臉問道：

「你們怎麼說他講得不好？」他心裏同時這麼希望着：嘲笑一下這喜歡搭架子的

洋人也未始不好，而且藉此還可以再聽一點贊美自己的話聲。

王光業把光髮的頭一搖，把左手舉到臉前，手腕上的金殼錶直耀黃學監的眼睛。

「哈」王光業說。「柯先生的中國話說得簡直牙牙烏……」

「噤噤噤」三四十個臉嘴都又笑起來了。

「比如他唸『撒母耳呵』『撒母耳呵』他是唸『少毛呵』『少毛呵』」

「噤噤噤」

「胡說」黃學監又立刻兩眼圓睜地笑了。「不准鬧」他舉起右手來一揚三四十

個頭又立刻平靜了。他忽然大喫一驚了，因為他從眼角梢發現禮堂拐角那兒一個人影出現，他趕快掉臉去一看，見是雜役老劉拿着鈴鐺走來，他纔放心地透出一口氣。「幸好不是校長！假使是他突然碰着這麼一大堆地擠住笑，那會說我管理不嚴呢！」他的腦子裏很快這麼閃了一下。

「聽好」他於是立刻把手插進褲袋裏，偏着臉說道。「各自去準備，就要上講堂了。」

「黃先生不是說柯先生缺課？」

「自修！」黃學監圓睜兩眼說。「自修別人上課的時間，你們倒在外邊吵鬧！」

「黃先生我們不吵鬧。」

「胡說！」他微怒而嘴角却帶笑地望着王光業的臉。「你這王光業總是調皮！他的眼光忽又碰着那擠在人後的李子明的瘦臉。」李子明你在跟別人擠甚麼，我總沒有見你規矩過！你要知道你和別人不同，應該比誰都要守規矩點！柯先生就說過凡是免費生都得受洗！使你們的規則更嚴格一點！你看你這樣……他這麼一脫口說出，倒又覺得柯牧師的主張是對的了，他覺得自己是站在教堂的利益上的。

同學們的頭都旋風似的掉過去，幾十雙眼光都射在李子明的瘦臉上。李子明立刻像感到犯罪似的，低了頭，一手摸着頭上的破小帽，躲開去。但隨即人堆也動搖了，因為都看見施校長在禮堂拐角出現了，那矮子陳學監也在那拐角現了一下。

「趕快走開！」黃學監心跳一下，立刻輕聲地然而嚴厲地喊道。「快快！」

施校長直着腰，昂着頭，囊囊地走來了。到了黃學監的身邊，說道：

「來，一下，」就向校長室走去。

黃學監的心有些慌亂，緊跟在施校長的肩頭後走進去。「媽的，莫非陳學監講了我甚麼壞話了麼？」他肚子裏罵道，站在施校長的旁邊。但立刻他又喫一驚了，發現窗外現着一排排擠着的頭。「糟糟，這些東西們！」他正在這麼想，施校長突然把臉一偏，圓瞪兩眼吼道：

「你們圍來幹嗎！」

「你們圍來幹嗎！」黃學監也惶恐地然而嚴厲地吼道，手舉起來揚了一下。

窗外擠着的一堆同學們騷動了，趕快向後退，吳長齡見李子明又擠在自己的背後，他和同學們跑開的時候推了他一掌，李子明使脚一飄，長長地躺倒在階沿下了。立刻同學們哄起一陣笑聲。

施校長於是憤憤地昂着頭向門口走去了；黃學監的心簡直別別地跳，也憤憤地

跟在施校長的肩頭後走去。施校長站在門口喊道：

「嗨！上課去！他們上課去！聖經，我來上！」

黃學監從施校長的肩下一溜走出來了，他氣得臉發青。

「嗨！上課去！」他大怒吼道。「老劉！搖鈴哇！看着幹嗎？」他見老劉馬上搖起鈴來，便跑到剛從階沿下爬起來的李子明身邊，怒騰騰地就給他一掌，打得李子明踉蹌一下，幾乎又跌下去。李子明一站定，就又咬住牙慌忙跑開了。黃學監舉着手一揚，向那一堆學生趕過去。學生們更加混亂起來了，都向講堂門口大堆地擠去。

「媽的，踩着我的腳了！」

「哎喲！把我夾死了！」

「媽的，推甚麼！」

「喂，喂，我的鞋子！」

「都是一批豬糞！」施校長在校長室門口頓了一腳吼道。

「不准吵！」黃學監慌得趕快向學生們走去喊道，臉色更加發青。他着急地想像着背後的校長的臉色一定很可怕：「糟，糟！偏偏是今天給我出醜……」他更加跑攏去吼道：「不准吵！你們！」

「喂，喂，我的鞋子！」

「媽的，擠甚麼！」

施校長忽然囊囊地筆直走過來了。兩手抓着一個學生的頭，對着牆壁砰砰地碰了三下，纔把他一掌打進講堂門去。大家一看這倒霉的卻是平常不大講話的小白臉吳雲。

黃學監急得滿臉走了油，看見施校長挺直地走進講堂去。

「起立！」是值日生清脆的喊聲。

立刻聽見幾十雙脚步聲一斬齊地站了起來。

「坐下！」

立刻又聽見幾十個屁股一斬齊地坐下去。

黃學監也趕快輕輕地跨進講堂來了。只見施校長兩手插在褲袋裏，直着腰，昂着頭，憤憤地在講臺上的黑板前，走過去幾步，又轉身走過來幾步。非常生氣似的。講臺前的四行座位的學生們都端正地坐着，靜得鴉雀無聲，就更加顯出施校長皮鞋的窸窣聲更加尊嚴。黃學監生怕碰着施校長的眼光，竭力把自己的眼光嚴厲地向一行一行的學生們射去，檢查着一個個坐的姿式。他看見施校長忽然在講臺的高桌前站定，厲聲地說着：

「你們，爲甚麼，不守規矩！」但以下的話他就沒有聽清楚了，他正點着脚尖輕輕向第二行後面的李子明走去。他兩手很兇地抓住李子明的兩肩，很兇一搖，接着捏起一個拳頭在他背上鐵鐵實實捶了一下，輕聲地然而嚴厲地說道：

「坐好！」

李子明咬住牙，忍着氣，趕快把腰伸得更直。黃學監於是轉身走回頭了，在第一行的中間看見王光業的背駝着，微微俯下臉在看他自己左腕上的金殼錶。黃學監輕輕走過

去，只是在王光業的背上輕輕拍了一下。接着他就走回原先站過的講臺旁邊來了。他射出眼光又一行一行地檢查了一下，然後偷偷地從眼角梢看了施校長一眼，見施校長已不再憤怒，在平靜地兩手插在褲袋裏，偏着頭講：

「撒母耳，又聽見喊：『撒母耳呵，撒母耳呵，』撒母耳，就說：『主呵！……』」

黃學監這纔暫時放心地透出一口氣。他一看支黑板的棹上沒有了白墨，他於是決心去給校長拿兩條白墨來，便轉身跨出講堂去。

一九三六年，三月。



## 黃 霉 天

芝君又聽見肚子裏嘩啦啦地響了下去，響得好像有點空空洞洞的微痛。

「唉，是該下牀去燒飯的時候了。」她又皺着眉頭想。

元元的蒼白圓臉上的眼睛雖然閉住，上下眼睫毛交合着組成黑的一線，但含着她的一只紫紅色奶頭的小嘴卻還在微微嚙動。

她稍稍屏着呼吸等着，見那小嘴唇沒有嚙動了，才把紫紅色奶頭拖了出來。元元忽然又一驚，立刻睜開兩隻圓大眼睛，張開小嘴哭出來了：

「嚙哇！嚙哇！哇哇哇……」

「呵，真是！」芝君憤憤地看着他。「你究竟要怎樣啦！」

在前面一個方窗前的寫字檯邊，子誠背向她坐着，右手拿筆桿尾送在口裏咬着，兩

眼在一映一映地對着面前鋪的一張紅小方格原稿紙。他在着急地想着題材。他越着急，就越把筆桿尾用力的咬。他從嘴裏拖出來看了看那咬得密密的牙齒印，又想：「唉，我究竟還是寫那一個老太婆的題材好呢？還是寫……」

「哇哇哇……」

「唉，又哭了！真要命！」他皺了皺眉頭，想。隨即也就把耳朵掉開一點，竭力不聽他，仍然眯着眼睛把腦子集中在題材上想。但他忽然站起來了，因為他聽見了樓窗外細微的雨聲中有腳步聲。他想這回一定是老趙來了。趕快把頭伸出窗去，斜飄着絲絲的雨脚冰涼地落在他後腦上。他一看，在後門前邊那稀溼的反映着灰暗天光的過道上，正有一個人走過去，但卻不是老趙。

雨下得更大了，由絲絲變成點滴，一股帶着溼味的風吹過來，許多雨點就打在他臉上。他對那悶人的鐵灰色的陰暗天光皺皺眉，頭縮回來，一面責備自己地想：「唉，我總是不是想着這樣就是記掛着那樣，怎麼會寫得成？我說過在今天前就要寫好交老趙拿

去幫介紹的。可是現在還一個字也沒有想出，回頭芝君一定又要抱怨了……」他自己覺得非常慚愧，但隨即卻又得到一個結論了：「不，不見得是我想不出，但是像這樣悶死人的黃霧天氣，腦殼就像給箍上一頂鐵帽子，即使是高爾基——哦哦，高爾基如果遇着這樣的天氣，大概也不見得很那個吧？」他這才輕鬆的噓一口氣。

元元還在大聲的哭，聲音直搗他的耳朵。他皺着眉頭了，焦燥地想叫芝君立刻停止他的哭叫；但他一面掉過頭去的時候，一面卻還在不停地想：「算了算了，別再二心不定了，別換題材罷，還是寫那個老太婆罷……」他想到這裏，忘了自己要說甚麼，呆了一下，立刻又掉回頭來，把抽屜拉開，把早上已經寫了兩句的那張原稿紙仍然拿出來——那上面的兩句是：「月亮出來的時候，河水泛起銀光。」

「那麼下面怎樣呢？」他想；忽然，腦子裏又緊跟着浮上來一個念頭：「我得寫它一萬字光景，得弄它三十來塊錢才行……這個月的房租又要到了，要付出七塊；還要還前樓那女人，輸給她的錢，五塊；皮鞋也破得太厲害了，簡直不能上街，也要買，還有米也……」

但他立刻驚覺自己又想到別的事上去了！於是又趕快自己責備自己地搖一搖頭，想把這些念頭搖出腦外去。他用染滿藍墨水的手指去拿起躺在檯緣上燃着的半支香烟來使勁一抽，把腦力竭力集中在「河水泛起銀光」這一句之下。

「河水泛起銀光」他想，「……河水泛起銀光……」他濃濃的從口裏吐出一股噴泉似的白烟來，腦皮子上卻仍然還是緊黏着這麼一句：

「河水泛起銀光」

他越想越急，有點喫驚了，脊梁上好像有無數的針尖刺着，馬上沁出微微的汗。他想：「唉，我真的沒有才能了麼？」

「砰！」

他又喫一驚，趕快向前面一看，站在門旁邊打汽爐旁邊三歲的青青正嚇得睜大了一對眼睛望着他。在青青的腳邊躺着一個麻油瓶，一看就知道是他剛才打倒的，幸而瓶口塞得緊，沒有流出油來。他於是圓睜兩眼瞪着他，瞪得他扁着嘴要哭出來了，才跑去把

瓶子拿起立在打汽爐邊他發現就在這打汽爐的旁邊，緊靠這潮溼的生着白色小點霉菌的壁腳，有一個醬油瓶偏斜地壓在一個醋瓶子上面，醋瓶子則斜壓在一個裝鹽的小缸子上面，如果醬油瓶和醋瓶嘩啦啦地滾下來，就準會把一個裝着一半煤油的瓶子打翻。而且煤油瓶口的木塞也不見了他憤憤的又瞪了青青一眼，才把那些瓶子立好，轉身去找木塞。在檯子旁邊一個斷了一支腿倒在潮溼地上的凳把他的腳絆了一下。幾乎滑一跤總算在牀邊的一個白瓷馬桶蓋上發現那一個木塞。他拿去一面塞上的時候，一面憤憤的但同時驚心的想：「唉，這真像老趙所說：這樣生活下去，是不會寫出什麼東西來的！」

元元的哭聲更大了，好像在吹喇叭：

「嗚哇！嗚哇！哇哇哇……」

「唉！怎麼讓他儘哭！」他憤憤的喊道；肚子裏卻在抱怨着：「都是爲了你們的喫飯在這兒逼着受苦，寫文章，還不給清靜一下！」

芝君給他的喊聲一驚，立刻感到不高興，想掉過頭去還他一句；但隨即卻又感到一種抱歉：「是的，他在寫文章，趕着要去換錢的……」她這麼一想，趕快就又把自已的紫紅色奶頭向元元哭叫的小嘴塞進去。

芝君等了一會，見元元的嘴沒有嚼動，以爲他睡着了，就又輕輕把奶頭拉了出來。可是元元「嗚哇」一聲又哭出來了。

「呵，真是！」芝君又憤憤地喊出來了。

子誠又皺緊眉頭，一面迎着那哭聲掉過臉去，一面焦燥地想：「唉，我幾時才能離脫你們這樣的哭聲呢？我並不是寫不出來的人，但像這樣的哭，吵就甚麼天才也給吵跑了！想我從前工作的時候，獨個子的時候，那簡直……」但他一看見元元在亂抓着那兩隻可憐的小手，又只得嘆一口氣。

「唉，爲甚麼弄得他哭？」

「誰弄得他哭？」芝君沈着臉。「他總是這樣不睡！」

「嚙哇！嚙哇！……」

「不睡就讓他起來！」

「你說得好，起來！起來！誰抱他？還喫飯不？你就只曉得說！」

子誠帶着一種說不清的陰淒淒的臉相很兇的掉回頭去。

「好嘛！起來！」芝君也很兇的向元元伸出兩手去。「起來！」

她左手抱起元元，右手就去拿起白鐵飯鍋向米櫃走去。她經過桌子邊，見子誠正用染滿藍墨水的指尖夾着一支新點燃的紙烟含在嘴裏。

子誠窩着嘴唇使勁一吸，立刻就是兩股白色烟龍從他鼻孔爬了出來；眼睛卻仍然盯住面前的一張紅小方格原稿紙。

芝君從眼角梢一掃他那原稿紙，卻仍然還是早上的那兩句：

「月亮出來的時候，河水泛起銀光。」

她於是有些不高興起來了，肚子裏咕嚕了起來：一天天說趕，趕，到今天還是那兩

句……生活看你怎麼辦……而我領兩個小孩還燒飯還……」

她立刻轉過身來了，把元元直向子誠的懷裏塞去。

「誠你抱抱他罷。讓我把米洗了來……」

子誠剛剛想起「河水泛起銀光」的下一句是「老太婆直向河邊走來……」斗然覺得一個東西向胸前塞來，立刻驚得張開嘴巴，圓圓睜大一對眼睛。隨即也就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便憤憤地看芝君的臉。現在他看來，芝君那瘦黃的臉，那無神的眼珠，簡直很討厭。他想：「這簡直是開玩笑！做文章的時候還要抱小孩……」

「唉，真糟糕！我剛剛想好一段，但是給你打斷了！他不期然地喊出這一聲，把手上捏的紙烟很兇地丟在櫃子上；紙烟滾了一下，烟灰斷在一邊。

芝君也立刻很氣憤，臉紅了起來，但隨即又覺得是自己的不對，不該那麼打斷他的思想。一那是要等着拿去換錢的！她想，趕快就把氣紅了的臉轉過去，拿起飯鍋就去揭

開米櫃。



她忽然一怔，好像後腦上被誰重重打擊一下似的，有點發昏了。眼前的米櫃是空的，只櫃底的一角上孤伶伶地躺着十幾顆白米。她好像傻了似的，用發暈的兩眼呆呆看着它。好一會兒才擡起頭來，裝着一臉的笑，說道：

「呵呀！我忘了今天沒有米了！這餐飯怎麼辦？」

子誠冷冷看了看她，才說：

「你忘了麼？老趙說今天幫我借幾個錢來。」

門忽然被推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芝君和子誠都旋風似的掉過臉去，一看，是住在前樓的，那腦後梳了一個鴨屁股，兩耳掛着兩粒綠豌豆似的東西的女人。

芝君立刻臉紅了，她手上拿着的米櫃蓋子已來不及關攔去。

「呵唷，真是剛才叫好的米還不送來！」她裝着好像沒有看見那女人似的，嘟起嘴這麼咕嚕了一句，之後，才擡起頭來：

「呵，嫂嫂，請坐哇！」

那女人笑了笑

「不坐了。張先生，五百參來哦？我們現在正三缺一。」

子誠趕快笑一笑：

「哦，今天不來。因為我回頭要到銀行取錢去。」他剛剛說出最後的一句，立刻又很後悔：「唉，我幹麼一定要撒謊？假使她逼着要我還她的呢？而且這撒謊，可多麼羞呵！」他的臉立刻紅了起來，重要的是，好像覺得自己的人格上加了一個污點。「這女人簡直討厭！恰巧這時候跑來！」他憤憤的想：「但要不是芝撒了一句謊，自己也決不會這麼無聊地跟着來一句的！」

等那女人一跨出去，隨着脚跟把門關上的時候，他便氣憤憤的把元元放在牀上，坐回寫字檯邊，立刻又左手拿起紙烟，右手拿起鋼筆，扭歪臉，看着窗外灰暗天空下淅淅瀝瀝的雨滴。

「唉，真要命！」他嘆一口氣說。「我今天偏偏遇着這許多倒霉事！」

芝君也立刻氣憤了，放下飯鍋，圓睜一對眼珠：

「誠！難道請你抱抱元元都算是倒你的霉啦？」

「抱抱抱抱！唉抱抱——」他氣得臉山紅轉青，向前攤開兩手；他忽然覺得：「唉，女人說不清——」

「唉，子誠！你今天爲甚麼老發我的脾氣？」

子誠卻很兇的把兩掌抱着頭，蒙着耳朵。

受了這樣無聲的打擊，芝君立刻呆了，好像被打得閉了氣一般。於是覺得眼圈和鼻尖都酸辣辣了起來。她想：「呵呀！多神！居然把『丈夫式』的權威者的架子擺出來了！要不是被你的戀愛絆住，天下兩個小孩，那啻我還是一個自由的工作者的！」她於是又和往常吵架一樣，立刻又記起自己在沒有生孩子以前，那值得誇耀的時期的姿態：那時候是興奮着一張血色很好的臉，和同伴們圍着桌子討論問題，或者換了短衣在女工家

裏出現；但那時的子誠卻拍着她的肩頭說：

「工作當然重要，但爲了加強你自己，我希望你留一部份時間下來多充實一點理論方面……」

哼，現在就「充實」了她！一想到這裏，眼眶都溼潤起來，鄙夷地看着他，呆了一會，就硬着頭一轉身，躺到牀上去。

元元在她背後大聲哭起來了：

「嘸哇！嘸哇！……兩隻小白手亂抓着。

她不理他，只把兩玉蒙着自己的眼睛。

青青跑到子誠的膝蓋前，扯着他的衣角，仰起臉來喊：

「爸爸，青青屙屎尿！」

子誠仍然兩掌抱着頭，一點也不動。他想：「唉，難道我就非完全完結在你們這些身上不可麼？」於是過去在大學時候，以及離開大學時候的自己的姿態又在他的腦裏現

出來了。他竭力想着自己那些好的方面。那時候，同伴們說：

「子誠，明天兩點鐘到會的時候，準交一篇來呵！」

「準的。」他說。

一回到家裏就提起筆來伏在桌上沙沙地寫，第二天才一點半鐘他就已經帶着稿子到會了；然而現在自從遇到了你這女人一直到現在，成天對着的就是三個喫飯啦，屙尿啦……這些，這些……

青青骨碌着兩眼看着他，扁着嘴帶着哭相，扯着他的衣角又喊：

「爸爸，屙屙尿尿！」

子誠拉開他的手，就把他向牀那邊一推，喝道：

「走開，那邊去！」

青青嚇得怔着兩眼，跌跌撞撞到了牀邊，就一交跌坐在潮溼的地上了，立刻「媽呀！」

一聲哭了出來。

「嘸哇嘸哇哇……哇哇哇……」元元在牀上亂抓着兩隻小手哭喊。

「媽呀哇……哇哇哇……」青青呆呆地坐在地上，仰了臉扁着嘴哭喊。

好像一對喇叭競賽似的吹了起來，聲音尖銳地響亮地塞滿了整個潮溼的發散着一股霉味的房間。

子誠立刻又皺緊眉頭，覺得全身全靈魂都被埋在這些哭聲裏了，埋得他連透一口氣都不可能似的。他恨不得站起來就跑，逃出這房間，逃出這聲音，把自己振拔出去，依然恢復從前個人獨立自由的身體，去工作，去生活，即使沒有一文錢餓着肚子也是痛快的！去，跑出去！重新來生活！但他一掉過臉去一看——

「嘸哇嘸哇……」

「媽呀哇哇哇……」

他又立刻呆住了。

牀上和牀下的兩個哭臉使他倒抽了一口氣。「這是『我的』骨血，是『我』養出

來的兒子！兩個多麼可憐的孩子呵，蒼白，瘦弱，生下來就沒給過他們好空氣，好生活！他感到一種重壓，一種無可推脫的責任感的重壓！他們還要靠我生活下去呢！唉，這就是所謂他媽的人生！他這麼嘲弄着自己，感到一種無可抗拒的疲乏而且傷心。

芝君的兩掌仍然蒙着眼睛。

他看着，覺得難過起來了。「唉，她一定很生氣了！」他想。「真糟！你看，我就這麼看着，她一定會覺得我是多麼無情的呀……而她究竟是女人……而且一個家庭弄得這麼不安也太……前樓的那些人聽見不要笑話我麼？」

他站起身來，先彎腰下去，抓住青青的腰把他拖了起來。

青青還在大哭，扁着嘴，閉着兩眼，兩條淚水從眼角掛了下來。

「好了好了，別哭別哭，算爸爸的不是！」子誠輕輕拍着他的肩頭說。

「媽呀哇哇哇……」青青還在閉住眼睛哭。

子誠看着他這小小的可憐的臉嘴，嘆一口氣，隨即用腳踩了幾踩地板，一面說：

「看，爸爸打它了！你你這地板爲甚麼不聽話，唔把我家青青跌下去！」

青青骨碌着一雙淚水眼睛看着他，這才止了哭。手指尖觸着他那溼漉漉的褲子，他立刻知道已經用不着抱他屙尿，他的屁股也被尿水混和着地上的泥垢浸污了。

牀上的元元還在亂抓着兩隻小手，「嘸哇！嘸哇！」地大哭，好像一支失了伴的喇叭。芝君仍然背向着他，兩手蒙着眼睛。她肚子裏又和往常一樣暗暗準備着一種可能的決定：「好，我知道你是變了！一天天更像了舊式的丈夫……好，要離開也可以，反正大家都不能生活……」

子誠又把元元抱了起來，在懷裏搖了搖，這才止了他的哭。

子誠摸摸他的褲子，也是一片尿水，溼漉漉地緊貼着他那小小的腿子。同時他發現他才抱他一下，自己的衣服也給溼溼一大片。於是好像覺得自己全身都潮溼起來了，他就皺着眉頭嘆一口氣。

「是的，」他想，「兩個孩子在我的手上就沒有一點辦法！這些究竟是女人所做的



事情哪！但我怎麼還發她的脾氣？而且她已很瘦了！他想到這裏，就更明確地見到了自己非常重大的責任，一種男人對於女人所應負的責任。覺得自己應該比她懂事點才是。他於是竭力壓下自己的不快，伸手去拍拍芝君的肩頭和聲地說：

「算了吧。芝！請原諒我吧。」

芝君把肩頭向旁很兇一躲，離開他的手掌。

他立刻感到傷了自己的自尊心，有點憤怒了，但隨又和緩下來，去拖開她蒙着眼睛的兩手。

「好了吧芝！」

「你別理我好了！」芝君沉着臉掉開去。

「那是你的誤會，誰在不理你？」

「……………」

忽然樓下發出一陣敲門聲。

子誠站起來，從窗口伸出頭去，一看，是穿着一件灰布長衫的老趙在雨滴中站在後門口立刻後門開了，老趙進來了。

「喂老趙來了！」子誠趕快走回牀邊，拍着芝君的肩頭。「算了吧。老趙看見了有甚麼好？」

樓梯在響了。

芝君立刻記起老趙那付長的蒼白的嚴肅的面孔來。他每次來見着他們總是兩眼爛爛地說：

「把小孩送掉他吧！把生活改變一下吧！不然，生活要發霉了！」

她覺得自己見着他時很慚愧，但又不能不見着他。她趕快一翻坐了起來。

老趙走進來，子誠就帶着笑迎上去，裝着不會有過甚麼事似的，把芝君遮在背後。

老趙一面皺着眉頭兩眼爛爛地看着手上拿的錶，一面帶着抱歉的臉相說。

「唉，我來遲了！遲了半點鐘，因為剛剛一個會……」

「不要緊，不要緊。」

老趙的眼睛一瞥，卻已看見了芝君那沉下的臉色。當她發見他在看她的時候，立刻又俯下頭去，給元元換褲子。老趙便掉眼來注意看了子誠的臉一下。「他們一定又吵架了！」他想。「唉，這樣的生活，怎麼不會……」

他從懷裏摸出一張紅綠花色的票子來遞到子誠的手上：

「我只借到五元，暫時用着吧。」

之後，又從懷裏摸出一本小書來遞到子誠的手上。

「這是你上次說要的，我給你找來了。」

他隨即又皺着眉頭，兩眼一睜一睜地一面想，一面說：

「你前回說的大概就是這兩件事情了吧？沒有別的了嗎？」

子誠很感動的望着他，因為他想起前次只是隨便談起這一本小書，說是買不到了，並沒有向他要的意思，但他居然當作正經地找來了。他立刻翻開書，笑道：

「呵呵，這很好，這很好！聽說這位作者還在監獄裏……」

他立刻轉過身來趕快把書向芝君遞去，表示自己並不先看。他瞥了她一眼看她是  
否還在生氣：「呵，她已好起來了！」他想着，同時做出高興的樣子說：

「芝！你看這本書找來了！」

芝君一手接着書，心裏卻慌亂了一下。她記起在上一次因為給孩子穿衣服的事互相衝撞了幾句之後，到下午，子誠忽然說：

「唉，我們這生活是總得改變一下才行的！」隨即他就提起那本小書，講着書裏面那些主人翁勇敢地從頹敗的生活裏掙扎起來的故事。當時子誠的臉色表現得好像非常認真，說完的時候還拿手掌在大腿上拍了一下。

她的心忽然咚的一跳。她看了看面前緊貼着自己的兩個孩子：懷裏一個，膝前一個。這很累贅，然而卻分不開，好像很牢固地黏結在她的靈魂裏似的。她鼻尖一酸，立刻疑問似的張開嘴巴望着子誠的背，好像生怕他立刻就丟下她跑了似的。

「文章寫得怎樣？」老趙兩眼炯炯地望了望檯上的紅方格原稿紙，說。

子誠臉通紅了，伸手抓了抓頭髮：

「還沒有呀！唉，真要命！」

「嚙哇！嚙哇！」元元又在背後哭起來了，聲音非常尖銳。他立刻皺着眉頭，但同時也覺得這救了他的羞，趕快乘勢把紅了的臉掉過去。一看，元元是躺在牀上亂抓着兩隻小手哭，芝君正在捏着青青的白腿給他換褲子。他就跑去把元元抱過來了，嘆一口氣說：

「唉，生活總是這樣呀！」隨即尖起自己的嘴唇在元元的蒼白圓臉上親了一下，又繞着他的眼睛逗一下；元元這才張開沒有牙齒的小嘴笑起來了。

子誠也快活地抿着嘴笑了起來：

「哈，你看，這孩子不很好玩嗎？」他高興地剛喊出這一句，立刻卻又一驚地趕快把嘴縮住了，因為他覺得這話很糟，一定又會引出老趙的「送掉他吧」的話來的。他趕快斜瞥了芝君一眼，看她是否在現出抱怨自己太冒失的臉色，一面趕快向老趙說到別的

事情去：

「你最近怎樣？」

「還是那樣。」老趙笑了笑。「比較忙一點。你不是說要搬到工人區域去麼？我最近可以幫你介紹兩個工人認識認識……」

芝君立刻一驚，圓圓睜大一對眼睛。

子誠把話聽完的時候，不知怎麼答才好，便轉過臉去看芝君一下，老趙也隨着看芝君一下。芝君的臉紅了，生怕子誠答錯，趕快搶着答道：

「工人區域煤烟子很多呀！像我們青青又多病……」

子誠就立刻掉回臉來對着老趙說：

「是呀！工人區域煤烟子很多呀！像最近我們青青——」他知道自己又說到孩子身上了，趕快又把下面的話咽了回去。

老趙的心裏緊了一下，帶着一種失望的臉色望着子誠。覺得彼此在往常是很親密

而且很坦白的同伴，現在說起話來竟這麼躲閃起來了。但他隨即感到一種責任：一種促醒他的責任。

「孩子不能想法子麼？」

子誠臉通紅了，避開老趙爛爛的眼光看了看鼻尖，元元這可愛的笑出兩點小酒窩的蒼白圓臉。

芝君也紅了臉，圓睜兩眼緊張地望着老趙。

「沒有法子呀！」子誠嘆一口氣。「沒有地方呀！像育嬰堂那些簡直是地獄。自然苦是苦了芝君，他趕快飛了芝君一眼，看她對自己的這話會起着怎樣的感應。但隨即他又覺得自己這話說錯了，因為這反而要逼得老趙要這麼說：「這樣不是完全把芝君毀掉了麼？」他於是又趕快加添道：

「但芝君也很會分配時間，她最近抽了不少的工夫來看了不少的書……她還寫東西……」

芝君忍不住嘻開嘴唇了。他斜瞥了她一眼，覺得今天的一場衝突已經完全結束，又回復了平靜家庭的狀態。他放心地噓一口氣，站起來，把元元送在她懷裏去。

「但是你們這環境——」

老趙的話剛說一半卻被打斷了，因為房門忽然推開了，一個人走了進來。

大家旋風似的把頭掉過去一看，又是前樓住的，那腦後梳個鴨屁股，兩耳掛着兩顆綠豌豆似的東西的那女人。

子誠的臉火磚似的通紅了。

「呵呵，你們有客，」那女人立刻又轉身走出門去。

「哼，真討厭！」子誠紅着臉說。

他的嘴角顫顫的跳動着，臉上顯出很難堪的表情，停了好一會兒，才裝作鎮靜地說下去：

「老趙我看這些小市民的生活真是很討厭！沉悶，枯燥，成天就只曉得打牌，豬一樣



地生活着」他看了老趙一眼。「不過，我覺得像他們這種生活倒也值得研究的，我也就曾經和他們打過牌，他的臉更紅了。」哦哦，我記起來了那回你也看見的，我是這樣想，不錯，要能夠更深的去把握他們的生活，倒不妨從這方面深入去體驗他一下……」說到這裏他忽然非常痛苦地喫驚起來。「唉，我在談些甚麼呀！對老趙這樣的同伴，還這樣撒謊麼？」但他隨即又這樣覺得：「不，我這不算是撒謊，當我坐上牌桌的時候，確也感到是在體驗他們的。而他們也未始不值得研究……」他心裏這才輕鬆一些了。把話轉開去：

「哦哦，你喫過飯麼？我們今天還沒有買米，就叫幾盤麵吧。——芝！你去叫叫麵好嗎？」

「不，我喫過了，我馬上還有事要走。」老趙搶着說。

「那麼，我們來喝點酒吧。我這兒還有一點酒，是天津『五加皮』，還不錯。」

「不，我不。」老趙更睜大眼睛看着他。「怎麼，你最近喝起酒來了麼？」

「不是不是。唉，不知怎樣我最近總想隨時喝點酒，喝了的時候，人都清爽了些，眼前好像飄飄蕩蕩……」

老趙皺着眉頭，冷冷地不說話。這是子誠從來不曾感到過的，很有點喫驚了。他覺得很茫然，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芝君把元元放在牀上就走出門去了。青青追到門邊，也要跟着去。

「不要去！」子誠把他拖了回來。「媽媽馬上就回來的！」

青青「媽呀」一聲就哭出來了。

牀上的元元也哭出來了。

立刻房間裏又塞滿了他們的哭聲，好像兩支狂吹的喇叭：

「嗚哇！嗚哇！哇哇……」

「媽呀！哇哇……」

子誠的額角立刻擠着條條的深刻皺紋，苦痛地扭歪着臉，望着老趙。但老趙向他約

了下一次的時間就轉身出門去了。

他送到門口，身子靠着那潮溼的發霉的門框，覺得自己好像還有許多話沒有向他解釋，心裏感到很難過。他皺着眉頭望着老趙下梯子的背影，一直到他消失了，才深深地嘆一口氣。

一九三六年，五月。

## 張先生

昨天，我同雲各捧一本書坐在密斯劉的火爐邊。密斯劉坐在靠窗邊掛有一張他愛人老唐的遺像面前的椅上，懷裏抱着她的兒子小唐。那大概三點鐘的時候，忽然銅門鈕「喀噠」轉動一下。我們大家都一驚地望過去，只見門一開，門框中嚇然地出現一個高的身穿人字呢長外套的小白臉，頭上的黑髮梳得油光，尖鼻子的臉刮得很亮。——這是誰？我正在這麼詫異地想的時候，那人已一手拿着呢博士帽端正地鞠一個躬，走進來了。他兩眼發閃，笑容可掬地一面走，一面高聲喊道：

「呵呀！這真找死我了！前一個禮拜我到您從前住的那個地方去，可是我一看；呵呀，空了！『怎麼呢？』我想，爲甚麼您在那兒住得好好的忽然搬了呢？並且爲甚麼我們這樣的朋友都不知道呢？我想，不錯，一定有甚麼原因。我跑去找老王，老王也說，『呵呀！怎麼搬

了呢？」後來我想，不錯，您大概也不會告訴老王的。我又跑去找您的姨母。姨母開頭好像不認識我，後來她終於說您搬在這兒，好像是一個姓陳的幫您看房子的，是哪個姓陳的？呵呵，是的……您看，要不是我的記性好，從前在您房間裏遇見過一次姨母，那我真要急得要命……」他一面說着，一面放下帽子和手套在方桌上，立刻向密斯劉面前湊了過來。密斯劉皺一皺眉頭站起來，嘴角強笑地，右手指着遠遠門旁邊的椅子，說道：

「請坐。」

「阿呀！您不曉得我要走了麼？」那人好像沒有聽見密斯劉的話似的，不斷地說道。「我這裏的律師事務所就要結束了，到南京去。您知道，我真不想走，可是考着的這外交官，（到這裏，他注視着密斯劉，同時又瞟了我和雲一眼）雖然薪水不多，不過另外有一個好希望，就是能派送到外國去，（到這裏他又注視着密斯劉，同時又瞟了我和雲一眼。）您看，我一下子找不到您，不是急得要命麼？您說說看，您爲甚麼要搬的？」

密斯劉仍然嘴角強笑地站着，右手指着門旁邊的椅子道：

「請坐。沒有甚麼，我不過想到要搬就搬了。」

「但是您就可真搬得奇怪，爲甚麼會搬到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來呢？那個姓陳的也是住在這一帶的吧？我今天真好找呵，找了大半天路又壞，您看我這雙皮鞋都踏得一蹋糊塗。管他呢，這不值甚麼，反正找着了附近的朋友很多罷？對不對？」這律師說着，掉臉看着我，好像在等待着密斯劉的介紹。密斯劉卻拿着一個玻璃盃，到裏面的一個房間去了。他於是也跟着轉身，說着話，好像要追着去，但立刻卻就站住了，兩眼閃着試探的光看了我們一下。

「小寶寶，」他終又衝破沈寂，伸出一隻白手摸小唐的臉蛋。「你怎麼不叫我？你不記得那回我買糖給你喫？」

小唐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着他。他便伸出兩手去抱；小唐嚙起小嘴唇，舉起一把白木刀，照着他的肚子打了一下。

「你要打我嗎？小寶寶我要買糖給你呢。」他又伸出兩手去。

「我要打你。」小唐又舉起木刀打他肚子一下。

「你真的要打小寶寶？」

小唐又打了一下。他便把兩眼一挺，伸出一隻手掌輕輕拍了拍小唐的臉蛋，說道：

「你再打我，我就要把你送到巡捕房喫官司去！送你到公安局喫官司去！你懂嗎？送去了，他們就說把這小犯人關在牢裏！嘻嘻！」

「我要打你！」小唐嘟着嘴說。「我要去拿陳叔叔的氣槍來打你！」

「哦哦。」他立刻眉毛一揚，兩眼發光，笑道：「你陳叔叔有氣槍嗎？他是不是住在隔壁？」他伸出一根指頭一指，接着就從外套袋子裏掏出一個黃色小皮夾來送到小唐眼前。一幌。「你看，我要給你這個玩呢，你陳叔叔常來嗎？」

「小唐，不要打張先生，他是客人哪。」隨着這聲音，密斯劉已端着一玻璃盃開水出來了，而律師立刻兩眼甜膩膩地看着她，伸手去接盃子。

「哦，我還有點要緊事要做。對不住。我去去來罷。」她避開律師的眼光，轉身就走去。

「不客氣，不客氣，都是自己人。」他把「自己人」三字說得特別響亮。

密斯劉一會就從後面房裏提出一個馬桶來，走出門去。律師皺一皺眉頭，同時又看了我和雲一眼。終於他又蹲下地了，臉對小唐的臉說道：

「喂，小寶寶，你喜歡這皮夾呢，還是喜歡你陳叔叔的氣槍呢？」

「我喜歡陳叔叔的氣槍。」

「哦哦，陳叔叔是不是天天給你拿氣槍來玩？」

「陳叔叔還給我買餅乾呢。」

「哦哦，陳叔叔也給媽媽買餅乾？」

「陳叔叔買很多很多的餅乾。」

「哦，他們也買餅乾給你嗎？」

我從眼角梢發現那律師伸一根指頭在小唐臉前對我指了一下。

「他們也給我買餅乾。」



「你叫他甚麼？」

我心裏驚了一下。但小唐終於說了：

「叫他周伯伯。」

「她呢？」

雲看我一眼，尖着嘴向門那方指一下。我知道她是說走罷。但我搖了搖頭。

「媽呀！」小唐忽然叫起來了，轉身向門口跑去。律師一把抓住他的肩頭：

「不要跑，外邊有警察呢，他會拿木棒打你呢！他說『哼，你這孩子亂跑！』還有外國巡捕，外國巡捕你看見過嗎？比警察還高大，很兇呢！他也有一根木棒，打人的時候，就蓬蓬，你不怕嗎？」

小唐骨碌着一對黑眼珠看着他，頓一脚說道：

「我不怕。」他又向着門跑去，律師又一把將他抓住。

「哼，你不怕嗎？還有老虎呢！你看見過老虎？」他隨即把臉掉向一旁，撮着嘴唇叫出

「嗚」的一聲。「嗚——你聽見嗎？——嗚——老虎又叫了！」

「媽呀！」

「嗚——老虎又叫了！」

「媽呀！」

「嗚——老虎又叫了——嗚嗚——老虎又叫了——嗚——……哈，你看那窗口上的一個小把戲不好玩嗎？來，你看我問他。」他立刻抱起小唐來，對着窗口出現的一個黑鼻尖的孩子臉。他把頸子一挺問道：「喂，小把戲，你幾歲？」

那孩子撇着嘴笑了笑，答道：

「十歲」

「唔唔。那你姓啥？」

「我姓朱小三。」

「哈哈，你叫豬頭三？」

「你才是豬頭三。」

「哼，混蛋！」律師把兩眼一挺，說。

「哼，混蛋！」那孩子也把兩眼一挺，說。

「哼，你學嘴！我要把你送到巡捕房喫官司去！」他立刻把臉掉向小唐說道：「小寶，去，踢他！叫他滾滾蛋去去拿你陳叔叔的氣槍來打他。」

「滾蛋！」小唐把脚尖踢了一下。「我要去拿陳叔叔的氣槍來打你！」

「小唐別罵人！」密斯劉恰恰進來了。嘟着嘴唇瞪着律師的背。

小唐掉過頭來見是他媽媽站在背後，便伸出兩手喊道：

「媽，我要來。」

律師跟着掉過頭來的時候，密斯劉已一把抱起小唐轉身，說道：

「乖，你不是早就要睡午覺了嗎？走，我送你進去睡。」

律師見密斯劉進房間去了，門還開着他忽然也跟着走去，一面說道：

「小孩子頂要緊的就是午睡。午睡睡得好就長得好。我也喜歡午睡，這一個月來我差不多漲了兩磅……」

我看見他忽然在那門邊臉紅紅地似笑非笑地站住了。他兩眼一睜一睜，大概在思索甚麼。立刻就見他掉轉身來，走到一個寫字檯前，伸手去翻上面的一堆書本。他拿着最厚的一本罪與罰，嘴唇立刻閃出快活的微笑，捧着，一面揭開，一面向那房門走去：

「喂，密斯劉，你也在研究法律了麼？」但立刻他就在那門檻邊一楞地站住了。鼻尖對着書本，兩眼盯一會，才笑道

「哦，原來是一本小說。」他就又轉身出來，把罪與罰送還書棹上，另外又翻出一本書來了，看了看，嘴角又微笑了，一面翻看，一面走進那門檻去。

「哈，你這本政治經濟學看完了罷。我很久也就想研究經濟學呢……」他正在這麼說着，密斯劉卻又抱着小唐很兇的走出房來了。他也只得張開嘴巴捧着書跟着出來。

「這孩子真要命，今天這時候還不睡。」密斯劉苦笑地說着，嘟着嘴看了我們一眼。

「不睡，讓他玩玩不好嗎？自然您對於兒童教育很有研究，可是睡多了也不好呢。」律師放下書本在桌上說，立刻又從袋子裏掏出剛才那個小皮夾來。「哪，小寶寶，拿着玩玩罷。」

「別給他玩罷。」

「不要緊，沒有甚麼的。裏面沒有甚麼的。」

忽然他的臉一下子很嚴重地正經起來了。擎起右手摸摸頭上油光的黑髮。接着又掏出一方白手巾來蒙着光亮的鼻尖，從鼻孔底裏發出「苦苦」的兩聲，掃清了喉管，然後對着密斯劉說：

「我想同你——」他還沒有說完，忽然一楞地閉住嘴了。其時這邊小唐正把手上的小皮夾扯開，有三張長方形的白名片飛下地去。密斯劉放下小唐，彎腰就去拾名片。

「我想同你談一件正經的事情。」當密斯劉拾起名片來的時候，他又馬上說。兩個面對面地都突然菩薩似的呆了一下。小唐則在地上扯那小皮夾。

「自然，我們都是有信仰了的，」律師終於開始了。鼻孔裏不自然地「苦苦」了兩聲，斜眼看了小唐的手裏一眼，接着又說道：「自然，我們都已經知道將來這世界會怎麼樣，這當然不用說。——苦苦——不過我總覺得我除了法律之外，還應該研究社會科學，自然首先得研究——苦苦——經濟學。對不對？但我考的外交官，不久就得到南京去了。我早就想找一個機會來同你談談。我常常——苦苦——我有時——苦苦——總喜歡徵求朋友們的——苦苦——意見。您看，我目前還是服務——苦苦——的好呢，還是研究——苦苦——的好？因為我這次有好機會可由公家送出國去——苦苦。我是想到俄國去——苦苦——的，不過我又想到德國去——苦苦——也好。聽說希特勒——苦苦——的革命——苦苦——……那自然，我自己簡直沒有主見，您——」

「小唐不要扯人家客人的皮夾！」密斯劉忽然喊道。

「您以為到哪一國去——」律師臉色騷動地還沒有說完，立刻就被小唐玩皮夾的快活聲打斷了。一個銀角子從皮夾跳了出來叮的一聲落在地板上白亮地滾轉着，向

着一個屋角滾去。小唐於是把皮夾一抖，又是叮叮叮的幾個銀角子跳出來了，在地板上亂滾開去。律師立刻站起來了，彎腰就去拾那幾個銀角子起來。密斯劉從小唐手上拖下皮夾來送到律師手裏。律師打開皮夾看一看，便把那幾個角子裝了進去，依然送到小唐手裏說道：

「哪，不要緊，拿着玩罷。」

密斯劉還彎着身子，頭鑽方桌下面在尋找。

「算了罷。」律師斜眼瞟了方桌下一下，又向門後的一個角落瞟了一下，說：「算了罷。我的角子已經夠了，別再找了。」他又把眼角向他自己背後地上看了一下。

密斯劉終於從方桌下拾起一個銀角子來了，擺到律師面前的方桌角上說：

「哪，還有一個。」

「您瞎講，這哪裏是我的？我的已經夠了。這一定是您的。」

「確是你的。我看見滾下去的。」密斯劉又從小唐手上拿下皮夾來。

「您瞎講。那不是我的。喂喂，您不能裝進我的皮夾去呵。唉，就那樣硬裝進去了。好罷，隨您的便罷。你一定要寄存一筆賬在我的皮夾裏，就隨您的便罷。——不過，——苦苦——我剛才說的那個話您以為怎樣呢？——苦苦——不要緊，那名片弄髒了不要緊，您擦它幹甚麼？——苦苦——我知道剛才我說的那話，您一定能幫我決定得好些。」

「不，」密斯劉把皮夾送到他面前說。「我怎麼能幫你決定我——」

「您能的——苦苦——您能的。您在我的朋友中確是第一個——苦苦……」

「張先生，請不要這樣罷。我真是一點甚麼也不懂的。」

「您懂的。我知道您懂的，——苦苦——你比我懂得多。」

「哪裏」密斯劉把臉掉開去，一點表情也沒有。

立刻是一片墳山似的沈默。

好一會兒才聽見律師輕微地嘆一口氣。

「唉，一個人頂怕的就是病。」他說。「我最近常常總像要病的樣子。」



「大概不會罷。」密斯劉笑了笑。「張先生最近不是又漲了兩磅？」律師的臉色呆了一下，但隨即又回復了活氣，笑道：

「不錯，那只是因為天天早晨喫牛奶雞蛋的原故。不過一個人病起來也很容易的呢。」

「喂，雲，」密斯劉忽然站起來道。「密斯莫叫我們就去嗎？」

「唉？」雲忽然喫驚地擡起頭來。

律師也喫驚地只得站起來了，說道：

「哦，時間不早了，我也該走了！」他的臉色顯得非常憂鬱，一手攔在桌上的呢帽上，一手攔在手套上，兩眼死死地盯住方桌當心，好像呆了一分鐘兩分鐘，律師的兩眼仍然不動地垂着，密斯劉終於把小唐抱了起來，拉出一隻小手伸到律師胸前：

「乖，給張先生握握手，說再見。」

律師這才一驚地勉強回復笑容，兩眼卻陰淒淒地望了密斯劉一眼，好像說，「唉，你

就這樣忍心麼？」隨即懶懶伸出一隻白手來握着小唐的手嘆一口氣道：

「喔，小寶寶，別了！」他握着，大概有三分鐘，小唐忽然叫起來了，狠命地把手抽出。

「密斯劉，律師擡起臉來兩眼閃着誠懇的光說道。「願您保重。我不久就要到南京到差去了。但我總希望我們能有更好的機會再見幾面。我相信我剛才提出的問題您一定能幫助我的。」

密斯劉只是緊閉住蒼白的嘴唇。立刻又是一片沈默。

「好，別了！」律師終於把桌上的小皮夾裝進外套袋子去。擎起一隻白手掌摸摸頭上油光的黑髮之後，才懶懶地拿起帽子，端正地向密斯劉鞠一個躬。鞠躬起來，還狠狠的注視我和雲一眼，才開門出去。一面走，一面說着：「呵，別了！」

密斯劉憤憤地就把門碰了上去，嘟着嘴說道：

「媽的，追，追，追，我真想棍他媽一下！」

## 愛

「又是不會回來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婦玩去的了！把娘一個人孤孤單單丟在屋子裏……」

老太婆憤憤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說是今天禮拜六，十二點鐘下辦公後還有事？有甚麼鬼事？還不是去陪那寡婦？」

一大塊血紅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來，她忽然注意到已經切去一大半了，覺得很可惜：「我應該留一半起來明天喫的！」她轉身到盥櫃去拿盥；那些盥卻都滿滿地裝着午飯時不會動過的菜把她瞪着，她於是憤憤的把盥櫃門砰的一聲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腳兒跑進屋子裏去拿出一個盤子來，盤子上滿鋪着一層灰，她又氣憤憤的把它塞進水盆裏。「這麼忙碌着究竟爲了甚麼呢？有甚麼趣味呢？」她這麼感傷地想着，立

刻就覺得全身都疲倦起來了，手就在水裏停住，眼淚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皺的兩顴邊彎彎曲曲的滾了下來，滴落在水盆裏。

「唉，我已經這麼大的年紀了！連一個媳婦來替手也沒有！」她扁着嘴傷心的喃喃着。「給他說搞一個老婆吧，搞一個老婆吧，他總是那樣：要戀愛——戀愛！一個青頭男人戀一個青頭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個寡婦戀了大半年，也搞不進來！不知道這是一個甚麼鬼世界！我們從前，娘老子說一聲給你討一個媳婦吧！做兒女的哪敢做一聲！可是娘給他說了幾個姑娘，他都嫌鄉氣啦，又是甚麼沒有智識啦，沒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婦是甚麼東西？不過是給別的男人已經擠過油水，摸過，弄過，生過兒子的破銅爛鐵罷了！哼，這就是思想……」

她這麼狠狠的咒罵了一通之後，纔覺得痛快一些了。擦乾了盤子，把那塊切剩的肉裝在裏邊。她把肉塊和那些肉片對比地看了看，覺得今天一下子就喫了那樣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幾片起來添蓋在那塊肉上。她剛要捧着盤子走開，立刻又覺得遲

疑起來了，好像一個重大的問題似的，對了盤子躊躇着。

「是的，我應該多給些肉給他喫，」她一面說，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勻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說起來了：「我要向他說『你在家裏，哪點不好！甚麼都給你弄得規規矩矩，樣樣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婦家裏難道有甚麼給你喫的思想？』」她弄得出甚麼來？從前我們在她家裏住半個月，她弄了些甚麼鬼菜呵！」娘總是疼兒子的……」她同時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滿意點，把他的心收復回來的！」

忽然聽見外面有聲音，她趕快把肉放進筐裏，又開了廚房門伸出頭去。那荒涼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開來：附近是一畦一畦種着白菜的地，中間疏疏落落點綴着二十幾家白牆壁的瓦屋，炊煙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頂的小煙囪上騰了起來，把那些透過樹梢的金黃色斜陽光線攪得一團忙碌。遠處在零亂地響着女人喚豬和喚雞的聲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幾個女人在逗着一個孩子歡笑，一羣亂鴉黑點子似的從樹梢騰了

起來，掠過天空飛了開去……

「是喫晚飯的時候了！」她抱怨地說，眼睛緊緊盯住前面蜿蜒在一行一行綠色菜畦間的大路，大路那頭的樹林間，憧憧的行人忙碌着卻不見她那穿着很整齊灰色西裝的兒子。

「一定又是不回來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麼淫蕩的寡婦呵！」她又非常痛恨起來，咬着牙想：「我的兒子從來都是好兒子！往常一發了薪水，他總是提一紙包東西回來笑嘻嘻說：『媽媽，我在大馬路給你買點心回來了！』就是自從遇着那寡婦，把我們快樂的家庭都破壞——你這不要臉的娼婦呵！」

她砰的一聲碰上門，就憤憤的走進房來。她坐着，心裏非常不舒服。不服氣地拉開抽屜，拿出幾張照片來：一張是在自己家鄉王貢爺的女兒，一個銀盆似的臉，穿着許多點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擺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還搭在茶几上；一張則是那瓜子臉穿着青旗袍的寡婦，右手攙着她的孩子萍兒，連一瓶花也沒有，背後就只是一張黑幔子。兩

手拿着這兩張照片對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惡狠狠的撇了起來，噴着唾沫星子說道：「你看，人家王貢爺這女兒哪點不配人！又漂亮標緻，又是青頭姑娘，又是門當戶對，又是親上加親！可是這寡婦算甚麼？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甚麼工作還給巡捕房抓去過！這樣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嗎？而且是一張瓜子臉！我從來就討厭的是瓜子臉！」

最後她翻出一張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來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臉上打皺，扁下巴的妹妹坐在當中，旁邊站住她兩個圓圓白臉的兒子和兩個媳婦，膝前圍繞着四個睜大着可愛的黑眼睛的孫兒，她忽然記起來了：當在家鄉大家都出嫁了以後，她同妹妹走在村鎮上，自己總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兩旁的人站起來打招呼，總是先叫她。她有時指着面前站的人說：

「阿發，聽說你家媳婦病了，我那裏有些痧藥水，你來我給你點吧！」

人們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發則垂手躬身的說：

「謝謝大姑娘！」

「不過，」她又說。「我看你也閒得夠了，明天來幫我種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們總是盡力的！」

她一轉身，就立刻聽見人們在背後轟起一陣贊揚的語聲：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來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脚色呵！」

可是現在妹妹卻是兒孫滿堂的——雖然生活也困難了起來，但她究竟是兒孫滿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兒子來到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此刻還連一個媳婦也沒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賭一脚頭把家產踢光了，我就敢強迫我的兒子說：『章！我要給你討一個媳婦！』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懷念起她的家鄉來了，那高大的黑漆龍門，矗立在棋盤形的田畝當中和蒼鬱樹林的環抱裏，早晨的溫暖陽光透過樹林直鋪在她的庭院……能夠回去多好呵！她於是覺得非常難受，非常孤獨起來。她望望自己的周圍，牀，書桌，書架……但這些物事都也



靜靜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個孫兒也好，」她想。「兒子不回來不要緊，我就抱着他，逗他，玩他，親他的嘴，他也就會對我說笑……」

「寶寶要睡覺……」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聲音悠揚地透進她耳裏來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兒要睡覺喲……」

她的眼眶熱起來了，淚水珠子直滾了下來。她嘆了一口氣，覺得一切都沒有趣味。「就因為自己沒有錢，」她想。「古話說的，只要有錢，和尚無兒孝子多！」她立刻憤激了起來，覺得兒子最近實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發薪水總是把一大半的錢放在她手上，最近卻少起來了！

「哼，我存了錢，難道就帶到棺材裏去還不是給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錢用到那寡婦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錢的，看他對娘怎麼說！要是他們老是這麼弄下去，娘恐怕

只有去討飯了！我要把他的錢逼下來的……」

她下了決心，把貼胸衣袋裏的一捲鈔票熱熱的拿了出來，仔細數了數之後藏在箱底，關好門就走出來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農民的瓦屋前，在那兒，四個穿破舊衣服頭髮上蓋滿灰塵的女人，見她走來，都立刻站了起來。那懷抱孩子的一個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飯喫過哦？」

「還沒有呀！」她見衆人都尊敬她，立刻裝着微笑說。「我家少爺在公司裏還沒有回來呀！」她把「公司」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面前的幾個女人都更加肅然起來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氣呵！有這樣一個好少爺！一個女人微笑的說。

「在公司裏做生意是拿大錢的！」另一個也接着說。

老太婆立刻高興起來了。她望着衆人，很明確地感到自己在這周圍所處的是怎樣高的地位。

忽然一個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說：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爺回來了！」

「還有一個女人！」

老太婆沒有聽到後一句，已手搭涼篷似的擱在額前，高興地望着遠遠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霞彩的樹林夾道中，那穿着灰色西裝的兒子直條條地在那兒出現了，但同時卻也出現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婦，中間攙着的則是那穿着紅線衣的萍兒。她心裏立刻又不舒服起來。

煥章和玉懷攙着萍兒很慢地很慢地在樹林夾道中走着。大家都很清楚地可以聽見脚尖踏倒草莖柔軟的聲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繚繞着炊煙的村屋背後，在一叢叢枝葉茂密的樹林背後，天邊魚鱗似的白雲，給沉下地平線的太陽燃燒成通紅的霞彩，光明燦爛地，直噴射到天中。一羣歸林的亂鴉好像誰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過去。青蛙們則在欄欄地唱着晚歌。一個金蟲展開翅子嗚嗚地飛過來了，轉了兩個圈

子蓬的一聲碰着煥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煥章立刻皺起眉頭，趕快拿手巾擦着鼻子。萍兒卻大聲笑起來了，同時還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蟲！」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掙扎在草上的金蟲說。

煥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牠，玉懷立刻把他攔住笑道：

「這樣一條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牠？」

「誰叫牠要碰我的鼻頭呢？很髒！」他見玉懷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蟲，立刻發覺了自己說的這話不妙，他於是趕快轉過話頭道：

「呵，是一條多麼可愛的小生命！」

萍兒從他媽媽手上接了那金蟲，快活的笑了起來。煥章拍拍他的肩頭說：

「你還要嗎？我再幫你弄一個。」

這時，天邊的紅霞已幻成紫色，好像鋪滿了片片的牽牛花，背後襯着明澈的光亮，儼然是一幅夢幻似的彩畫。周圍的空氣更加變得清新了，樹林的葉片發散出浸了酒精似

的濃烈氣味。

玉懷忽然覺得一份熱烈的情感燃燒起來了，微笑地向天邊一指：

「呵，這多麼偉大的自然呵！」

她攙着萍兒離開路邊就向着那可以遮着別人視線的幾株大樹背後走過去。煥章緊跟在她的背後。幾隻青蛙劃然地停止了歌唱，撲通撲通的跳進一塘水裏，水面蕩出無數圓圈，攪亂了反映在上面平靜的霞彩。

「我就喜歡這樣的大自然！」玉懷的胸脯鼓動着，呆望了一會兒，自言自語的說。「從前明在的時候，他的工作一完畢，我們就常常跑到鄉下來看這樣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頭指點着天邊說：『哪，你看那是多麼美妙而光明的圖畫呵！在那兒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了，兩個眼圈都頓時發紅，起着潮潤。

煥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裏有點不安起來。「她總是喜歡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甚麼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遞給她！她才恍然地睜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開笑道：

「哈，你以為我哭了麼？不會的。我是給這偉大的自然感動了。我覺得我們的人生應該同大自然融合，我喜歡去聽那自然母親的聲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這個地方來……」

「呵，我也喜歡……」煥章也微笑着說。他看見玉懷那仰對天際的瓜子臉，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分披的黑髮，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顯得美麗，儼然是在彩畫裏邊飄然的人影。他立刻記起在寫字間裏，同事們帶着神祕似的眼光對他說話的神氣：

「你那愛人最近寫東西了嗎？」

「嚇，是一個思想很前進的女人呵！」另一個接着說，並且向他伸出大姆指。

有時玉懷來會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時候，立刻感到同事們都詫異的望着他們兩個跨出房門的背影，在他們的眼裏自己也都顯得崇高而且神祕。

周圍的青蛙和各種草蟲更大聲地交響着唱起晚歌來了，把他從幻想裏拉了回來。

他看着玉懷的側臉，心就劇烈的跳動起來。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懷並沒有動；她正仰了臉沉醉在大自然的氣息裏。煥章全身的血都湧了起來，當玉懷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時候，他興奮得兩頰都燒紅了。

「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他這麼想着，一面又膽怯地向背後望望：「該不會有人看見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麼可愛！她的思想，她的靈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了解我，如果我們結婚：」

玉懷掉過臉來望着他，看見他那小孩子似的癡狀的臉，在這時候看來，完全像一個非常平靜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的嘴笑得多麼好看，」煥章想。「我好不好擁抱她！」

忽然萍兒驚喊起來了：

「媽媽，蚊子！」

兩個才好好像從夢境裏驚醒轉來。煥章見一羣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兒的臉前攪成一團飛叫，萍兒一面向後躲，一面用手趕打着。他立刻揮着手幫他趕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兒的小手上，萍兒就哭叫起來了：

「我的金蟲打跑了！我的金蟲打跑了！」

同時跑上來用腳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賠。煥章皺起眉頭，憤憤的說道：

「你別叫呀！給我找就是！」

他躬着腰弄得額頭出了汗，才把金蟲找着送還他的手裏，萍兒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裝褲腳的時候，心裏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一結婚，那就會成天到晚給孩子麻煩透了……」

「好，這裏的蚊子多，我們走吧！」玉懷牽着萍兒的手說，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來。

「這是很明顯的，」煥章一面走一面繼續的想。「她是曾經蒼海，而我還是初戀，爲了孩子，就破壞了我同居生活的甜蜜，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見玉懷那美麗的身影，



回味着剛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這樣商人似的齷齪思想苦惱着，他要竭力忘掉它，於是扯了一把樹葉到手裏揉搓着，微笑的說：

「懷，你那天在公園裏說，你的戀愛觀就是人類愛，廣大的，這自然是很對的。不過，你主張不結婚，我……」

「你，甚麼？」玉懷皺起眉頭掉過臉來看着他。

「我，我始終想不通……」

玉懷笑了笑：

「這有甚麼想不通的？就因為我曾經是過來人呀！我們女子一結婚，就甚麼都被束縛住……」

「有甚麼束縛住譬如……」

「譬如甚麼？」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張自由思想的人……」

玉懷仰面哈哈笑了起來：煥章立刻窘着了。

「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沒有結過婚，這是你一點也不會知道的……」她見煥章的臉紅了起來，覺得自己太放肆了，而且也覺得他那紅了的臉很可愛，爲了免得使他太難堪，她便握他的手笑道：

「老弟，你不要生氣。不過呢，我們女子的事情你的確是想像不到的。」

煥章立刻非常感動，也緊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裏想：「你這玩笑可開的多麼毒呵！」但他微笑着說：

「哈哈，你把我當作甚麼人？我怎麼會動不動就生氣？你難道還不了解我麼？」

「我了解你。」她把他手握得更緊了，隨即撒了開來。「是的，他是可愛的，年青，熱烈，」她想。「可是他那母親太厲害了！如果一結婚，那簡直要變成他母親的『媳婦』了！」

「章，」她嘲笑地說。「你母親又向你哭了麼？」

「是的，我已經向你說過了。我早晨走過她牀前，她又在淌眼淚。」

玉懷更加笑起來了：

「她既然要你『搞』一個老婆，你就給她『搞』一個老婆好了！」

煥章忽然感到傷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飛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開起這樣的玩笑來了！」

「哈，你說你不生氣，不是又生氣起來了麼？」玉懷說到這裏，忽然嚴肅了起來。「我告訴你，像她那種侮辱人的話我是極端反對的。不過，說真話，你確是該結婚的時候了！不知怎麼，你在別的女子面前總是那樣膽怯。」

煥章臉紅了一下：

「就因為我不懂她們呀！我總覺得愛，不是那麼一回事！」

「不要緊，你拿出勇氣來，你和別人結了婚，我們的友誼，我相信倒更可以永遠。我雖然主張人類愛，那也有有限度，你知道，我當然決不會愛那些飽食終日吸入血的混蛋！」

煥章見她說得那麼認真的樣子，暗暗喫了一驚。他想刺她一下說：「你之所謂不結

婚，人類愛，不過是一種作爲逃避的旗幟罷了！就因爲我的母親！但他沒有說，只是也認真的說道：

「是的，你的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過，請你相信我，雖然一兩年來在公司作事，我卻並沒有失去我在學校時一顆青年的心……」

「這我曉得，你何必聲明？」

「不，我不是要聲明，我不過……」

王懷感到自己所說的話已給他攪混了，扯遠了，一時找不出頭緒來，她慌亂的截斷他的話說道：

「不，你把我的要點誤會了！我的意思不過是說，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願意做一個職業生活者的。」

煥章立刻感到自己岔話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興着把她的話扯到更有利的這面來了：「對了，」他想，「我們公司裏剛有一個位置出來了，如果想法子介紹她進去，我

們就可以朝夕與共，而且是我給她介紹了職業的，那麼……」他興奮的拍拍額頭道：

「哈，你看我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們公司裏有一個位置出來了！」

他們很喫驚了，只見老太婆拐着小腳兒，跟跟跄跄划着兩手衝了上來，紅着臉，呼吸急促地喊道：

「呵呀呵呀！你看你們這些年青人，一路上總是『張花理石』的！我們老人家給你們辛辛苦苦準備好了飯，餓着肚皮等你們！我站在那邊喊了你們半天，你們簡直像聾子似的！」

玉懷怔了一下，隨即笑道：

「呵，伯母，我們要搬……」

老太婆不聽她說完，就把臉掉向煥章說：

「你說你下辦公後有事，我早就曉得你要到玉懷那兒去了！」

「是的，媽媽！」煥章見母親那種憤怒的樣子，自己便立刻帶着抱歉似的臉相，微笑

的說。「我去帶他們來了！他們也想住在我們附近呢！媽媽，他們來做我們的鄰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們明天就搬來！」

老太婆嚇了一跳：「哦，他們居然還要搬來呢！」但自己又沒有權力攔阻人家；不過她因此倒反而有所得了：「好，搬來也好，」她想。「搬到我的眼前來，我就好監視他們！倒比他們離得遠遠的幹了些甚麼事情我都不曉得！」她於是立刻裝着一臉的笑向玉懷說：

「好，搬來很好，我免得一個人就好！天天到你們家來玩了！五十號有一間房子，我去幫你說一聲就是了！他們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兒喊她一聲「阿婆」就伸手跑上前來。她心裏不高興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孫兒，抱他幹嗎討厭！」但她爲了顧全大家的面子，終於把萍兒抱了起來。

他們走進房間的時候，老太婆就向萍兒問了起來：

「你們今天在哪裏喫午飯？」

煥章趕快搶着說：

「我在公司裏和幾個同事……」

可是萍兒已笑嘻嘻的說出來了：

「在館子裏。」

煥章臉紅了起來，見母親看了他一眼，心裏感到欺騙了她的難受。玉懷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說：「你何必遮掩？」隨即泰然地走了開去。老太婆又問起來了：

「你們幾個人喫？」

「媽媽，叔叔我。」

「你們喫多少菜？」

「喫很多很多菜，我們還喫咖啡呢！」

「哦，你們還喫咖啡，你們喫魚翅沒有？」

「喫的。媽媽喫的，叔叔喫的，我也喫的。」

玉懷有點氣憤起來了，覺得她這樣拷問一個天真的孩子，簡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惡！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兒奪了下來。可是老太婆還在繼續着：

「哪個給的錢？」

「叔叔給的錢。」

「哼！」老太婆憤憤了，想。「有錢不給娘，倒去養寡婦！」她忽然自暴自棄地決定着：「好，寡婦用得，我也用得！要闖氣我們就大家闖氣！回頭我就去把那塊留下的肉也一齊把牠弄出來，喫喫喫！喫光完事！反正留下來也落不到好處，倒不如飽飽喫牠一頓死了倒好些！」她擡起臉來先和緩了一下呼吸，然後說：

「章，我這兩天不曉得怎麼樣，心口又痛起來了！我前回喫的補藥早就喫完了，現在要趕快買才行！還有米也要買了，油也要買了！可是一個錢也沒有。」

煥章皺一皺眉頭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給你十塊錢了麼？」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裏曉得，你成天不回家來看我一眼，丟得我一個人在這冷清的屋子裏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悶，看看戲吧！我就請了隔壁劉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煥章笑了起來：

「我曉得你不是看戲的。」

老太婆臉紅了一紅，搶着說：

「看了的！我也同你們一樣還請她上了館子的。」她覺得這麼巧妙地就刺了他們一下，心裏非常的舒服，同時還看了玉懷一眼。玉懷卻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煥章也知道她那說話的意思，但他還想和往常似的攪起家庭的快活空氣來，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說下去：

「我就知道你沒有上過館子。」

「上了的！我們在十馬路上了的！」

「上海就從來沒有『十馬路』甚麼的！」煥章說；但他已看出母親那隱在假笑下的憤怒。他想：「母親也可憐，近來她就常常哭，從我現在和玉懷的情形想來，只要給她錢，她就甚麼都會好的。」他趕快從袋子裏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顯出很明白的意思說。

「好媽媽，我就再給你這張鈔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來看，說：

「這就算是給我買補藥的吧。但是還有買米買油的呢？你看我的襪子也破了，我也買幾雙。」

「我只有幾塊零錢了呀！」煥章苦笑地說。

「可是沒有了米呀！沒有……」

煥章生怕她再說下去，給隔壁人家聽見了，那簡直笑話。趕快又拿出兩張一元的鈔票來放到她手上。老太婆還要，煥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勝利般，放下萍兒捏緊鈔票跑下廚房去了。

玉懷馬上抱起萍兒說：

「我們走！」

「爲甚麼？」煥章喫驚的攔住她，「你不是說今天晚上在這兒過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來麼？」

「我不想搬來了。」

「爲甚麼？你不是說上海的房子沒有萍兒玩的地方而且很貴麼？並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經滿期了！」

玉懷遲疑起來了：

「可是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想？」

「不管她。」煥章生怕失了這個好機會，鼓動地說。「你不是從來說你是輕蔑環境反抗環境的嗎？任她怎麼想，只要我們是純潔的。難道這一點小小環境你就怕了麼？」他覺得這些話實在說得很妥當而且漂亮，說到收尾的時候，他還興奮地把手在空中劈了

一下。

「笑話，我怕甚麼？」玉懷又把萍兒放下來了。「我不過看她那樣子討厭我們罷了。」  
「算了吧，我們是我們，她是她。這是你也說過的：『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兩個時代。』好，我們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興一下，把那時間一過就會算了。」  
玉懷覺得他處處經典似的引用自己說過的話，覺得非常的高興，並且也覺得他的可愛。兩個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默默地興奮的對看一眼。

煥章跑下廚房去了一轉，高興的跑了回來笑道：

「哈，你看，我剛才說過『她把那個時候一過就會算了的！』果然她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了。我剛才見她正從怨櫃裏拿出一大塊肉來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別招待你們一下嗎？」他立刻顯出主人的樣子，開了電燈，挽好袖口就拉開桌子，擺起怨篋來。

玉懷笑了笑：

「不見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煥章肯定的說。

老太婆把菜搬進來了，煥章和玉懷也去幫她搬。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盤青菜，一盤粉絲，一盤豆腐干，一盤炒蛋，和一盤用很少的肉片炒筍子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菜了。煥章着急的問道：

「媽媽，怎麼只有這點肉？」

「沒有錢買呀！只有這點肉。」

「我剛才不是看見你拿出一大塊肉添在那肉片裏嗎？」

「留下了呀！明天喫的。一下子喫窮了怎麼辦？」

玉懷聽完她後一句話，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來了，先就把自己的臉掉開去，看了煥章一眼，在那眼光裏閃出這樣的話語：「如何？」煥章搭訕地笑一笑，端起盤來就扒飯。老太婆已看在眼裏了，立刻把眼睛瞪了一下。

喫過飯後，她決定了等玉懷他們走了之後，要切切實實給煥章告誡一番。問他：「究

竟是要娘還是要寡婦？爲了那寡婦就簡直把娘不放在眼裏了！要他明白的說。這樣儘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經幾十歲了，沒有媳婦是不行的！沒有孫兒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兒不是我家『李氏門中』的血脈娘是怎麼也不給她撫養的！叫她不要打這種主意……」

但玉懷卻在給萍兒纏住，問答着許多無窮無盡的話，看來並沒有走的意思。煥章也在旁邊逗着萍兒。老太婆只得不高興的忍耐住，看着他們。她覺得兒子那樣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頭髮，光光的圓臉，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總又覺得有些不舒服，好像用服手的針線一下子鬧起別扭來了，兒子那身體也較之往常似乎總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結果反而越加離開了似的。至於玉懷和萍兒的身體以至臉龐在電燈光下更是討厭，難看，一臉的下賤相。

着：其時，萍兒正仰了臉，睜大一對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輪清亮的圓月問

「這月亮爲甚麼會亮？」

玉懷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臉說：

「那是太陽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來的光。」

「爲甚麼太陽有光？」

「因爲太陽是一團火。」

「爲甚麼太陽是一團火？」

「哼，這就真是賤種！」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裏暗暗咒罵着。「我們也是做了娘來的，哪像這樣子兒子的話都可以讓他儘那樣傻問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陽是太陽菩薩。他要再問，就給他一個嘴巴！——這真是一個賤種！」可是她看見煥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兒面對面地解釋太陽爲甚麼是一團火。她趕快把自己剛才在肚子裏咒罵的話像切肉似的劃分開來，兒子應該除外。

到了聽見桌上的座鐘鐺~~~~鐺~~~~鐺地響了九下，還不見他們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來了。她說：

「呵，九點鐘了！我們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牀撐開來！」煥章站起來說。「我睡帆布牀，玉懷同萍兒就睡在我的牀上。」

老太婆大嘆一驚，頓時像被鐵錘重重一擊，立刻發昏了。「這怎麼行呢？」她想。但她記起從前也曾在她家睡過半個月，照禮數上說來，他們在這兒睡一夜，似乎不好趕人家的。但她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強笑地問道：

「他們要在這裏睡麼？」

「是的，」煥章說。「她明天早點看好房子，就搬來。我就勸他們今夜在這裏過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點憤怒了，她想：「你勸他們！你不問我肯不肯？你雖然是主人，可是我才是一家之主！」但她隨即又覺得這樣對他憤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婦壞！一定是那娼婦想出來的心思！」她於是毒毒的點一點頭想：「好，你們往常避開我，



幹些甚麼事情，一點也拿不住！今晚上只要你們睡到一間牀上，我就正好拿住你們！那時怕你們不依我！」

她躺到後房的牀上，看見前房熄了電燈的時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豎起來了，因為一句古老話針似的直刺她的心窩：「寡婦進房，家敗人亡！」她立刻覺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搖起來了，地也動起來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來，想跑去叫他們還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後又遲疑了，覺得與其現在趕她，莫如剛才就趕她，這樣把人家從牀上拖了起來，倒弄得大家沒面子，從此結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兒子會對我怎樣呢？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躺下了。竭力把頭靠攏板壁去，耳朵聽着外面，眼睛睜得大大的。

前房裏，靜悄悄地。玉懷想着今天的情形，心裏很不舒服。

「自然煥章是在熱愛我的。」玉懷想。「但到他家裏來一看，那愛對於我卻成了很大危害了！這樣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這樣的老太婆是弄不來的！我應該提醒他！」但她

一想到自己已經墮入了煥章的愛情裏面了，立刻覺得非常的痛苦，像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好。忍不住輕微地嘆一口氣。

煥章卻在帆布牀上很敏感地伸出頭問她：

「懷，你嘆甚麼氣？」

「沒有甚麼。」她說。「我不過想，我們這社會，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們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對女子是輕蔑，就是女子對女子也一樣的輕蔑。」

「不，」煥章趕快說。「我就不那樣。」

玉懷笑了笑，覺得他那種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氣。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說。「不過從一般上說來，你也不能夠那樣說。這種根深蒂固舊社會的習慣在每個人的意識裏是埋得很深的。到時候他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煥章不服氣的說：

「譬如」

其時，月光清水似的斜瀉進來，浸在玉懷的臉上。可以看見她的鼻子眼睛。

「好，我就給你打個譬如吧。你覺得明怎樣？」

「糟，她總是喜歡想起她的明！」煥章不安地想；隨即說：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個很進步的人物。個性很強的。作起事來很嚴肅。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就很佩服他。」他覺得這把他說得太好了，於自己太不利，於是趕快加添道：

「不過他也有些缺點，在沒有事的時候，他總喜歡談女人！」

玉懷聽出了他那最後一句話的意思，心裏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說。「你知道他是這樣的人物。男子喜歡談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

你也不見得不談的。」

煥章的臉立刻燃燒起來，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講話。玉懷停一停又說起來了：「我們在同居的過程中，我所覺得就是他是一個很強的人。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

很嚴格譬如他和人家約會是兩點鐘吧，他不會到了兩點一分才到；答應做的事情，無論孩子在他旁邊怎樣叫，他總是埋着頭把它做好。這的確給我一個不能磨滅的深刻印象。可是他有時候對我總不免帶着那種男子的自尊的樣子，這確是我時常感到難受的地方……」

煥章立刻高興地好像看見了別人的弱點發現了自己的優點似的，趕快說：

「我就不那樣。我不知怎麼，常常在女子的面前總是膽怯的。」他一說出了「膽怯」兩個字，心裏就像壓一塊石頭似的，但隨即卻又覺得這話倒也是很好的進攻她的利器。玉懷又笑了：

「不，憑我的經驗看來，一個人『對戀愛』常常是膽怯的，但『對女人』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張不結婚。」

煥章怔了一下，有點氣憤了。「原來她彎了這麼一大套只爲了這句話！」他想：「不管你結不結婚，我爲你已經化了這樣多的精力和金錢，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

她再講下去是只有越說越支離的。他於是沉默着。月光不見了，屋子只是一片濃黑。在濃黑中，聽見她嘆了一口氣翻過身去，鐵牀都被壓得簌簌鳴叫，大概碰着萍兒了吧，萍兒沉悶地哼了一聲，立刻就聽見她把身體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動了。可是稍爲停了一會兒，卻聽見有脚步聲很輕的在地板上響了起來，他懷疑地趕快問：

「哪個！」

還來不及叫第二聲，電燈忽然衝破黑暗亮起來了。在電燈的「開關」旁邊，就現出那皮色青得很難看的皺臉的母親，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褲，兩隻三角眼閃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牀上掃射一下。玉懷氣憤憤的就把臉蒙在被窩裏去。

「媽媽，你找甚麼？」煥章不高興的問。

「哦哦，」老太婆冷得發抖說。「不知怎麼，今天那菜弄得太鹹了，口渴得要命。我起來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熱水瓶，倒出一盃開水喝了起來。

「你衣服也不穿，」煥章又翹起頭望着她說。「要凍出病來的。」

老太婆看見她兒子一臉不高興，趕快笑着說：

「好好，我去睡就是。」

她立刻關了電燈，跑進後房來了。心裏很抱怨：「怎麼沒有睡在一牀呢？奇怪！不是牀已經在響了麼？」

她躺上牀去，仍然竭力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聽着外面。外面甚麼響動也沒有，就只有窗  
外微風掃着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接着遠遠的傳來了小孩子的哭聲，狗的吠聲。這些聲  
音被一陣微風飄了過去了之後，接着就好像一個無窮大的靜的聲音落了下來似的，一  
着了地，就凝固起來，不搖，不動，靜得像死水一般，無間斷的繼續着。不知道多少時候了，她  
聽得耳朵漸漸疲倦了起來，眼皮發脹得漸漸要垂下來。但她忽然很喫驚了：「假使就這  
樣睡着了怎麼辦？」她想着於是故意哼了起來。

「媽媽，你怎麼樣？」煥章在外邊牀上問。

「可見他們還沒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們才幹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

來。

「媽媽，你究竟怎麼樣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剛才起來凍着了！真是，凍出病來了有甚麼好處？」這顯然兒子責備起來了。

「嗯……痛呵！」她仍然用哼來掩了過去。

煥章只好不高興的爬起來，開了燈，給她倒了一盃開水，拿了紅靈丹進來。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額角；老太婆卻趕快躲開了，趕快說：

「這不要緊的。我的額頭不怎麼熱。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凍着不好。我自己會曉得喫的。」

她又關了電燈躺了下去。一直都睜着眼睛，豎起耳朵。聽見四野許多雞鳴的聲音，聽見許多工廠此起彼落的回聲，看見窗上發了白漸漸轉成金黃色，屋子裏光亮了起來，是

太陽出來的時候了。等到煥章和玉懷他們都起了牀，她才放心，立刻覺得非常疲倦起來了，全身的骨節都感到酸痛。她心裏又恨起寡婦來。但同時想起昨天晚上兒子的那種不高興的樣子，又覺得有些害怕。「唉，他該不會從此恨我吧？可是我是爲你的好呀！娘總是疼兒子的！」她這麼寬解着。

煥章走到她牀前說：

「媽媽，你還沒有起來麼？我們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隨又加添道：「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麼？」

老太婆的臉紅了起來，爲了挽回兒子對自己的好感，她趕快一翻坐起來說：

「好了好了，我也起來去幫你們看房子，我一去他們的價錢都不敢多要的。」她觀察着兒子的臉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話起了感動；兒子卻只是說一聲「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當她陪着他們去看好房子，見他們去



搬東西去了的時候，她又不高興起來了，一路憤憤的喃喃着走了回來：「兒子就只想着寡婦，簡直不把娘放在眼裏！我一夜不曾睡，辛辛苦苦這樣早就起來爲了誰？」剛剛走進房門，就見窗口上立刻擠着幾張女人的臉，她正在奇怪，討厭，房門卻被推開來，那滿臉不高興的房東女人在她眼前出現了。她更加非常喫驚起來。

房東女人是一個蠟黃的尖臉，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門檻，一面就嘩啦啦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咳，老太太！你們怎麼把那寡婦留在我們房子裏睡覺？昨晚上一夜都鬧得我們不安！古話說得好：『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他們又沒有拜過天地，又不是夫妻，怎麼就在我們的房子裏睡起來了？」

老太婆着急地攤開兩手說：

「我也沒有法子呀！可是一牀睡是沒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聽見的！」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房東女人戟起食指指着老太婆的鼻尖說；老太婆覺得

她今天這樣的沒禮貌，簡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裏人的錯，於是只得忍耐住聽她說下去。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今早上人家簡直講死了！全村子都鬧得烏烟瘴氣，還說二喜子在窗洞上親眼看見的，看見他們人重人的！你想一個男的同一個女的睡在一間屋子裏會不幹那些事的麼？她們都聽見的一房東女人憤憤的說，理直氣壯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幾張臉；那些臉都動了一動。」

「這簡直是造謠！」老太太憤憤的想。這簡直是眼紅我的兒子是上等人，故意攻擊他的！但她隨又懷疑起來了，眼圈頓時發紅，淚水溼潤的湧了起來，她抱怨着自己：「怎麼自己聽了一夜會沒有聽見完了！這回又被他們騙去了一定是那寡婦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聽不見！」她橫了心，覺得要鬧出甚麼亂子，就由那寡婦自己當災去；但她隨又想起自己在這村中所處的地位，和自己兒子的社會地位，如果一鬧起來簡直是沒面子的！她又只得鎮靜下來，指着門外說：

「就只是那娼婦一個人的不好！那淫蕩的狐狸精！我們『李氏門中』從來就是著名好家風的！我的少爺從小就在我的跟前受的『家教』從來都是規規矩矩的！你房東太太就曉得，看我們在你這屋子裏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規矩人家？昨天晚上是的，的確確甚麼也沒有的！」

「自然你們是規矩人家。」房東停了停，又舉起手來戟着指頭說：「不過不管你們有沒有過，我家從來是規規矩矩人家，房子也從來是大吉大利乾乾淨淨的！現在一個寡婦到我們房子裏來，俺總之，一個男子同一個女子關在一間房裏是很難說的！現在我只要你們給我們打掃打掃晦氣，要你家少爺親自給我們家神插燭燃香！」

老太婆爲難了，呆呆地望着房東女人那鼓起的蠟黃臉。

「你曉得，我家少爺是從來不燒香的！」

「不管他從來燒不燒！這是我們這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那是一定要燒的！女的燒還不可以，一定要男的親自來！要不，我們全家的人丁財產，你保得住？並且也會鬧得四

鄰六畜不安」她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把臉掉向窗口的幾個臉，那幾個臉也異口同聲的說：

「是呀！真要四鄰都鬧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無話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婦來打她幾耳光。房東女人給了她最後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幾個臉也不見了的時候，她氣得臉全發了青，一翻身就倒上牀去哭起來了，她痛恨那寡婦，想到惟有坐在馬桶上咒人才會毒的，特地又爬起來拉出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罵她要千刀萬剮！罵了一通之後，又才躺上牀去，接着就罵起「死鬼」來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賭一脚把家產踢光，這房東甚麼的還敢在她面前戟着指頭發脾氣？而且也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我有錢我就給他搞一個老婆就是他還敢去姘那寡婦？」她覺得孤獨，無力，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力……兩行熱淚在她眼角邊晶亮的滾了下來。

當她疲倦地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聽見窗外有人在嘖嘖咕嚕的說：那寡婦已經搬

來了！

「真是不要臉的娼婦呵！」她輕蔑的咒罵一聲，向地上吐了一口，就闖好房門走出來了。沿途看見那些鄉下人都在用詫異的眼光看她，她昂着頭就走過去了。她想：「你們這些人算甚麼東西！」她在太陽黃光下穿過樹林，越過一個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號門口的時候，那瓦房右側面的籬笆外擁着一堆人在那兒向那寡婦屋裏看，在大門外的大樹邊則有幾個女人在圍着一堆交頭接耳的談講着，並且發出哈哈聲。忽然五十號的房東老太婆從那幾個女人中走出，向她迎過來了，滿臉不高興，嘴角帶着苦笑向她揮着手說：

「呵，老太太，你來啦！你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應了一間房子租給你們的朋友。誰知她已經搬來了，我才聽見她們跑來向我說，她是一個寡婦！還聽說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爺在你家裏不規不矩的！我說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這樣一個寡婦在我們家裏，他們這樣子，我怎麼辦？老太太，請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這事情全村都已傳遍了！唉，這簡直多麼丟人呵！」

那幾個女人一下子擁過來了，圍着，睜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後面的還特別伸長頸子把脚尖點了起來。

「老太太，」房東老太婆又用露骨多節的食指點着左掌說：「我想這事情對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像這樣的寡婦到你老太太家裏來是不吉利的，到我家裏來，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鴉爲甚麼那樣很厲害的在我屋上叫……」

旁邊的幾個女人也閃着同情的眼光說了起來：

「是呀，這種事情是……」

「說是三——三甚麼是三麻子吧，說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親眼看見的，那才說得古怪呢！」

「他們還說，連我們四鄰都會鬧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衆人，又望望房東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難受。但同時也感到一種力量人

們都這樣說！可見自己對兒子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了！她覺得自己正在找尋力量，卻就在這些人們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婦住在這裏才好，有這樣多人的眼睛幫我監視她！」她想，鎮靜了一下，嘴角強笑着，向房東老太婆搖搖手說：

「他們不敢的。不要緊的。我的兒子是很規矩的。請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

這時，玉懷正在整理牀鋪。煥章在幫她整理書架。萍兒則在屋子當中騎着一匹木馬一搖一搖地數起小嘴唱：

「啍……啍……啍……啍……

啍……啍……啍……啍……

大……家……一……齊……用……力……咳……拉……」聲音在屋中飄蕩着。

玉懷鋪好臥單，擺上一個新枕頭的時候，也不知不覺的跟萍兒唱起來了。煥章掉過頭來笑嘻嘻的看着她，他想：「她那樣子多麼可愛！」





「甚麼事？」也向窗口走來。

籬笆邊立刻又鬧起一陣笑聲。只見有一個人拉着一個女人貼到籬笆上來說：

「哪，嬸嬸，那男的也在呢！」

玉懷立刻咬緊牙齒，臉變成青色，憤憤的望着衆人。她想這一定是那老太婆玩的把戲。最後罵了一聲「媽的！」就退回來了。

「章！」她掉過頭來說。「我現在是搬來了，據你看來，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

煥章轉過身來笑了笑；但他還沒有說出，見玉懷的臉色那樣嚴重，自己也就趕快收斂了笑容嚴肅起來。

「隨她怎樣。」他說。「我剛才不是已經向你說過了麼？昨天晚上她那種情形確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們已沒有甚麼母子之愛，現在不過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維持着罷了。我的責任，就只是給她錢，養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隨她怎樣，我們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這不是理不理的問題，這是她會怎樣來的問題。」

「哦哦，請你原諒我，我對這問題還沒有想過。」煥章說着，見玉懷那尖銳的眼光直逼他，他趕快避開去，用手彈着灰色西裝褲縫上的一點灰塵，遮去了自己的侷促。

玉懷楞了一下，覺得對他一提到這問題他總是很圓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問下去，譬如怕問到假使鬧到破裂了他會怎樣呀！這些問題她憤憤的看了他一會，隨即又覺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結婚，問他這些事情幹嗎！她於是立刻感到輕鬆起來，嘲笑似的說：

「你對你母親確是很孝的！」

煥章頓時紅了臉，跳了起來：

「哈，你又諷刺我啦！怎麼說該怎麼處罰！」隨即他又嘆一口氣說：「懷！你難道這一點都不能原諒我麼？我已經向她解釋過很多話了呀！」

玉懷立刻又激動起來了。

「那麼，我問你，假使她對我們用出她的手段來，你究竟怎麼樣？」

「糟糕！她又問到這上面來了！」他想；同時覺得自己有許多苦衷都攢集在心上。不過爲使這場面不要弄得太難堪，他立刻舉起一隻手來做一個激動的姿式一揮，慷慨的說：

「那當然我站在真理的一邊！」

「那麼，只要你這樣說就好！」

老太婆推開門，拐着小腳兒進來了。她裝着一臉的笑說道：

「呵，你們已經搬來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給我一把椅子！」同時就用眼光在屋子裏的傢具上掃射着，忽然發現牀上那個新枕頭，她便跑去拿了起來看看，是一個雪白布的枕頭，上面還繡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頭說：『我前天不是聽見說你要買一個新枕頭嗎？你這是哪裏買的？』」

玉懷嘟起嘴瞪了他一眼。她看見煥章只是站在旁邊笑，不說話，心裏非常不高興起來。她說：

「怎麼在我家裏的東西卻是他買的？」

老太婆怔了一下，放下枕頭。煥章覺得是自己的不對，但也同時覺得自己被夾在這中間究竟很難對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懷一眼；玉懷卻把臉掉開了。老太婆又跑到書架邊拿起一本書來。煥章想，這回應該說話纔好，免得玉懷又生氣，因為那都是她心愛的書。他趕快湊攏去微笑的說：

「媽媽，請你坐在椅子上吧。這書還沒有理好。」

老太婆憤怒了起來：

「難道我礙着誰了嗎？」

「可是人家要理書呀！」煥章搭訕地微笑說，趕快走開之後，就做一個嚴重的臉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已經這樣做了。」

玉懷也覺得這老太婆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很暢快。她想着着實實氣她一下，偏做出親密的樣子推了推煥章的肩頭說：

「我前面的房間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出去弄弄好吧？」

煥章見母親就要一個人被剩在房間裏，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親一眼，就同玉懷一道走出來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腳兒跟了出來。

把房間收拾好了之後，大家都坐下來，不說話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到天色暗了下來。玉懷偏不去弄飯，老坐着翻看一本書。萍兒跑到她面前牽着她的衣角說：

「媽媽，萍萍餓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說話。

煥章無聊賴地把兩手抱着膝頭，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懷。他見母親老是不想回去喫飯的意思，自己有許多話想向玉懷說也沒有機會說。最後他終於耐不住了，舉起兩手打

了一個呵欠，臉向着母親說：

「喔，喫晚飯的時候了！」

老太婆慘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曉得怎麼這樣疲倦，甚麼都不想動。我不是看見你買了很多菜來了嗎？我想在這裏喫也是一樣的，反正免得多化了你一道錢！」

玉懷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孟子向她劈臉打去。但她覺得這會使煥章太難堪的。可是她無法忍耐住，嚙的一聲，就氣憤憤的把書拋到桌上，隨口罵了一句：

「媽的！」

煥章也立刻憤怒了，覺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對自己的母親如此潑辣！他立刻很兇的站了起來，同時母親也正憤怒的站起來，他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說：

「媽媽，好，我們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聲音都變了似的。

玉懷非常喫驚了：「喝！原來煥章竟是這樣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進後房去了。

「她罵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憤憤的說。

「好，我們回去喫飯吧。」煥章看見玉懷那股勁兒，又有點覺得不安起來了。

「我爲甚麼不能在這裏喫？」老太婆故意頓了一腳，大聲說。「這不是你的外家？不是已經用了錢的？」

煥章嚇得皺起眉頭，見她越講越不像話，趕快攙着她就走出來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時候，他想「玉懷一定生氣了，而且剛才自己不應該向母親說那句話，她也許從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來，想趁這時候去向她解釋還來得及。他於是向母親說：

「媽媽，你先走着，我就來！」

老太婆來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號跑來了。走到玉懷的牀前，見她用被窩連頭帶腳包在裏面，萍兒則在牀邊哭喊着「媽媽。」他輕輕揭開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說道：

「懷，剛才我的母親說的那些話是太不像話了，我真怕她越說下去越不像，所以我纔說了回去那句話……」

玉懷不動，臉仍然向着裏面，頭髮在枕上也躺得靜靜的。

「懷」他停了一會，咬一咬嘴唇又說：「我知道這是我的不好，我剛才的確有些昏亂了……」

玉懷仍然不動，臉向着裏面。

「不過，你總能原諒我，我處的地位確是非常困難呀！」他搖了搖她的肩頭說。玉懷一翻坐起來了，臉冰冷得像一塊鐵，兩眼噴射着刺人的光，說：

「你處的地位困難，難道我不困難嗎？」

「不過你處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難道該受人的侮辱麼？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說的甚麼話麼？你沒有聽見村人們在輕蔑的喊着『寡婦寡婦』麼？我處的是甚麼地位？哼，你們男子都應該是有地位的！」

煥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尋着能夠妥協之點，於是竭力柔和地說道：



「是的，這是我說錯了，請你原諒。」

玉懷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諒你，我去找誰原諒我？」

老太婆又在籬笆外邊喊起來了：

「章兒呀！快點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

煥章立刻非常憤激了，這邊還沒有調和好，那邊又叫起來。他覺得母親那喊聲簡直非常討厭。

「章兒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老太婆又喊了。房東老太婆忽然把頭伸進門來，光着眼睛說：

「李家少爺！你家老太太在外邊喊你呢！」

他氣得真想給這伸進來的頭臉一耳光。但房東老太婆又講起來了，他無可奈何的望了玉懷一眼，嘆了一口氣說：

「好，我現在只好去一去。我現在也不知從何說起，我的心你終會看見的。」說着，他就轉身，但玉懷卻向他背後拋來一句：

「你的心我已看見了！」

他咬着牙，不說甚麼話，就走出來了。他見母親憤憤的看着他，他更加非常氣憤。他想：「這簡直給你弄得糟透了！我本來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戀愛，同時一方面是我的事業，我有了她的幫助，我的事業就會更加高了起來。誰都對我羨慕！但你不替我想，成天光鬧着給你搞一個老婆，搞一個老婆！你就只曉得要老婆，要孫兒！你把我放到哪裏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齒咬得更緊了。

老太婆不說話，她不願在路上說話，假使吵了起來，給別人看見了是沒面子的。她想：「好，你現在真的去姘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婦，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養了這麼大，你今天自己能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拋開了？你在外邊軋姘頭，不要緊，男兒漢大丈夫，三妻四妾是應當的，娘不是不答應，娘並不是那樣的糊塗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曉得你給她

迷昏了，老婆也不討，娘也不要，這成甚麼話……」一進了自己的房門，她纔哭起來了，房東女人一見他們回來就躲在門邊偷聽着。

「你給我氣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數說着。「你不想想娘爲你受了多少氣！連那爛貨也欺負我！這就是你軋的好姘頭！」

煥章氣憤憤在牀邊一坐，說道：

「在鬧甚麼？這樣鬧起來給人家聽見了好嗎？」

「好，娘說就說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說。「哼，怕人家聽見！你們昨晚上的事情怎麼不怕人家聽見？」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鬧遍了！房東跑來還要叫給他打掃晦氣！叫你給他插燭燒香！你看你給我弄的這樣丟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氣！」

煥章驚訝的跳了起來：

「甚麼要我給他打掃晦氣？還要燒香？這簡直放他的狗臭屁！」

說：

老太婆嚇得趕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東女人已一衝的走進來了，憤憤的揮着手

「李少爺！你是讀書人，嘴要放乾淨些！我們這村子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儘你說上天去也要燒香的！」

煥章氣得全身發抖，憤憤的拉開門，老太婆喫驚的趕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飛的跑出來了。他在村路上亂走着，樹林在他身邊退過去，墳堆在他腳邊退過去，白牆的瓦屋退過去，臭水的小浜退過去，皮鞋喫滿爛泥，西裝上掛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覺得頭發昏，全身都要爆炸。房東女人的醜臉和母親的哭臉不斷的在他眼前出現。隨後，他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了，抱着頭。他想：「這簡直可惡！打掃晦氣甚麼的給滾他媽的蛋！哼，燒香這簡直是拿人來侮辱！」他想：「這種侮辱難道玉懷曉得嗎？她總是不原諒我！我處的地位多麼困難呀！我的母親自然不好，無知，愚昧，但也可憐，孤獨！我假使因為這事破裂起來，她會在公司方面鬧我的！那麼我的職業就完了蛋！難道這些苦衷你玉懷都不知道嗎？你雖

然說過，『這樣的職業不幹就是，另外去闢生路！』可是說是這樣說！他想到這裏，覺得這樣想有些不大妥當，『玉懷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對的，另闢生路，獨力發展，自然也是對的。可是也難呀！』這的時世？他想起玉懷剛纔那樣的對他，心裏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似的，他想：「這不知要怎麼辦好！」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一羣黑點子的亂鴉在頭上哇哇地匆忙掠了過去，四野的蟲聲蛙聲也淒厲的叫起來了。忽然他想起剛纔跑出門時的情形來了。他想：「母親會怎樣呢？也許嚇得發抖了吧？也許嚇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閃出母親那慘白色的皺臉，他不禁深長的嘆一口氣。「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一方是母親，一方是愛人……」他痛苦着，兩頰的肌肉起着痙攣，兩拳緊緊的抓住。最後他忽然非常喫驚了，因為他想起自己這樣一跑，母親會去和玉懷大鬧的，他嚇得趕快站了起來，周圍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見煥章跑了出去，嚇得踉踉跄跄追出門來時，已不見了影子。她大哭起來了，一把抓住房東女人。房東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鬧出人命來，那不糟糕？她於是自告奮勇的說：幫她找去。一時間全村都哄動了，無數的男男女女都圍到老太婆的面前來。等了一陣，房東女人和別的一些人跑回來說：

「到處都找遍了！池塘裏，小浜裏，甚麼地方都沒有！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

老太婆更加雙腳跳着哭了起來。她覺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個人了！她也將沒法再活了她喊着：

「我的兒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誰呀！」

最後她頓了一腳，一手指着天煽動的說：

「都是那寡婦！都是那賣淫的寡婦！都是那爛×的寡婦！弄得我們一家這樣母離子散！鬧得四鄰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後站着的一個劉老太婆眼圈都紅了。人堆中忽然有一個人說：

「這種女人真是該死！」

大家都顯出這話很不錯的眼光。老太婆於是厲聲喊道：

「我要問她要人去！」

人們立刻讓出一條巷子，她就跟跟踉踉走了起來，一大羣人擁在她的背後，浩浩蕩蕩直向五十號門口奔來。她跑進玉懷的房門，玉懷看也不看她，但卻非常奇怪門口擁來那許多人。但她已直向後房奔了進去，玉懷只得跟在她的後面。老太婆抓起牀上的被窩來看看，被窩裏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臥單來看看，牀下也是空的。她於是跑了出來直向玉懷闖去，厲聲喊道：

「把我家煥章交出來！」

玉懷大喫一驚，心裏慌亂的想：「難道他出了甚麼事了嗎？」但她見老太婆來勢洶洶，於是也氣憤的說道：

「你家煥章是有脚的！你來問我幹嗎？」

老太婆憤憤的衝前兩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婦！你配來和我說！你把我家煥章藏到那裏去，你說！你今天如果不交出來，叫你認得我老太太！」

玉懷的嘴唇白得像紙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給我出去！」

老太婆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時狂喊起來：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圍在門口的人們立刻哄動了，有一個人說：

「喝，這寡婦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懷氣得直發戰，咬着牙，看着老太婆，握兩個拳頭護着自己的胸部，萍兒則抓住她的衣襟號哭。

房東老太婆嚇得趕忙擠進來，攙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婆。突然人堆後面騷動了。



「呵，她家少爺進來了！」有幾個人同時說。

人們立刻擁擠着分開，讓出一條巷子，滿臉發青的煥章就在房門口出現了。他驚愕地站在門檻邊一看，老太婆已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大哭起來：

「呵呀！你也回來了！你看娘要給這娼婦打死了！」

「唉，媽媽！」煥章憤憤的說。「這樣子鬧起來成甚麼樣子呀！」

「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夠了！」

煥章覺得自己進來了，還沒有和玉懷招呼，未免形勢弄得太僵了。而玉懷那冰似的樣子，簡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裏感到非常的難過。他鼓了鼓勇氣，向玉懷道：

「懷！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玉懷冷冷的把兩手向前一送。

「懷！請你原諒我！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你們通通給我出去！」

煥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懷，看看母親，「一邊是愛人，一邊是母親，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他心裏非常痛苦地想。但門口的人們卻喊起來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攙回去呀！她恐怕已經受傷了！」

老太太在衆人的喊聲中感了一種新的勝利，她竭力搖撼着煥章的手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好，把我打傷了呀！」

煥章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只得把母親攙出來了，跨門檻的時候，他依戀地掉過頭去，抱歉地注視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這真是不得已呀！你該原諒我麼？」

玉懷只是一臉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輕蔑的冷笑。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日

##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魯迅先生死了！這不屈不撓的偉大戰士魯迅先生死了！這愛護人類的偉大導師魯迅先生死了！我心裏的一個聲音不斷地這麼呼喊着。

我淚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的遺體面前，看見他那倔強的兩道濃眉和倔強的一片鬚鬚，仍然和往常並沒有兩樣，倔強的兩額也還是那麼鋒稜地挺出；但是他的眼睛閉住了，嘴巴閉住了，不再呼吸，不再說話，不再用慈和的眼光看人，在他那冰冷了的瘦而黃的臉上只表現了一個「永遠」，唉，這就是「永遠」了麼？這不屈不撓的偉大戰士，這愛護人類的偉大導師，竟真的這麼永遠地離開了他哺育着的大衆了麼……

記得他在「寫在『墳』的後面」這麼寫道：

「……偏要使所謂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幾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幾片鐵

甲在身上，站着，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到我自己厭倦了，要脫掉了的時候爲止。

自然，這所謂「給他們的世界上多有一點缺陷」是對黑暗勢力的一種反話；而在他所愛護的人民大眾這一方面看來，卻是輝煌的光耀，一個身上穿了幾片鐵甲，站着，手拿一把通紅的火炬，領着「不自由，毋寧死」的民衆與黑暗搏鬥的戰士！

倔強地戰鬥了幾十年，難道他竟「厭倦」了麼？他竟「脫掉」他那幾片鐵甲而躺下了麼？不！決不當他不知道自己就要死的前兩日，還不顧自己身體的衰弱，不聽戰友們的力勸，硬要拿起他那支「金不換」的筆來寫他爲人民大眾吶喊的文章。他是一直到閉了他的眼睛仍然沒有厭倦，一直到停了他的呼吸仍然沒有脫掉他身上的鐵甲的！

這作爲偉大的領導人類前進的導師的他，到了這蓋棺論定時固然已無遺憾；可是這無疑卻是我們中華民族巨大的損失！也是全人類巨大的損失！十四個月前，在法國，我們失去了巴比塞；四個月前，在蘇聯，我們失去了高爾基；現在，我們又失去了第三個，這中

華民族之花——魯迅！他們都是不斷的給人民把黑暗和光明劃分出來，散布火種於人間，予黑暗勢力以無情的打擊！偉大的巴比塞死了！偉大的高爾基死了！這給予我們的悲痛已是無涯的。但作為中國人的我們，當一方面東方大盜正在加緊滅亡我們，漢奸賣國賊正在無恥地出賣我們，而另一方面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大衆已經在抗戰或正要抗戰的現在，突然一個驚雷似的失去了這特別感到骨肉般親切的偉大戰士偉大導師的魯迅先生，這損失，這悲痛，是無可比併的！

我淚眼模糊地站在他躺下了的遺體面前，禁不住憶起了那些不能磨滅的往事，是的，怎不憶起他呢——他的那些偉大的業績以及他那慈和的影像？

我的第一次會見他，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天的一個創作座談會上。按着很準確的時間，穿着灰色長褂，踏着膠底鞋子的他，在我們十幾個年青人中間出現了。大家圍着一個大圓桌坐了下來。他開頭沒有講什麼話，單是閃動着兩道濃眉下含笑的眼光凝視着我

們的紅着臉的熱烈辯論。在那時看來，他的稍爲蓬亂的頭髮是黑的，濃眉是黑的，一片緞子似的鬚鬚也是黑的；臉皮上，眼光裏，都含著着飽滿的精神。我們這些圍着一大圈的二十歲上下的年青人是多麼興奮呵——我們居然有着這樣一個令人感動的「老當益壯」的導師在我們的辯論的糾紛中，大家都忽然一斬齊的掉過頭去把他望着，都不約而同的等待着他的話語。都感到一種緊張，想：「是的，我們還是來看看他的意見罷！」他嚴肅地開始了。他的聲音是那麼低沉，但每個人都可以清晰地聽見；他的態度是那麼誠懇，使得十幾雙眼睛都爲之發光；他的言語是那麼透關，精警，一聲聲都銘刻在我們的心壁上。記得那時大家都正煩悶於偏重農村工廠一類題材上，而且煩悶於正趨向公式主義的牛角尖的危機上；但是他的幾句話，卻把大家從那樣的煩悶空氣中振拔出來了。他說：農村工廠的題材自然重要，但當中國每個角落都陷於破產的現在，別的題材也還是很需要的。一方面，我們的作者們，大半都是從舊社會出來，情形熟悉，反戈一擊，易制敵人的死命；另一方面，現在能看小說的大多數，究竟還是稍爲能出得起錢買書的人，我們應

該怎樣地使那些覺得這世界一切都很完滿的人們來看看他們所處的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世界。在這一點上，暴露的作品是還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在怎樣的看法。譬如別的人寫跳舞場罷，我們也未始不可以寫。但我們的寫法就和他們的不同，主要的是在寫實……他的這種主張從來就是一貫的；尤其是在那次的談話，影響更爲重大從那時起，作者們的視野開始擴大了，拓展了無邊的生活境界，並因此使寫實主義的精神瀰漫了一切文化領域。數年來蓬蓬勃勃的發生，發展，進步的現象那誘導的力量是值得深刻銘感的。

從那次以後，每次的約會，他仍然按時到場，仍然是那麼稍爲蓬亂的黑色頭髮，黑色濃眉，黑色鬚鬚，臉皮上，眼光裏，都含蓄着飽滿的精神。仍然是低沉的聲音，仍然是誠懇的態度，仍然是透闢精警的言語。我們把寫好了的原稿送給他看，他總是第二天就把看後的意見一同送回來；我們寄信給他，他總是馬上就回信……他總是這麼認真，誠懇。我們這些二十歲上下的年青人是多麼興奮呵——我們居然有着這樣一個令人感動的

## 「老當益壯」的導師！

他曾經說，他喫的是草，擠的是牛奶血。是的，他把血液喂養了我們，喂養了全中國的。大衆。幾十年來，中國還不致於全部滅亡，而且一天天從「亞細亞的麻木」狀態中甦生起來，睜大了眼睛，敢於踏着他幾十年戰鬥的腳跡一同挺身和黑暗魔王搏鬥，這無比的偉績，在大家的心壁上，是永遠不能磨滅的。我們常常這麼私心的希望着，魯迅先生應該永生！

可是今年二月的某一天，我的心忽然投下來一個暗影，當時我正煩惱着屬於創作方面的某一事件，借魯迅先生的話說來，則是被「剝掉了大衫」的事件，而且因這事件的煩惱使我停筆了一些時間。我聽見說，魯迅先生爲了「腸子爆了出來是否還可以打架」的問題問了一個日本軍醫，據日本軍醫的回答是：可能的。因爲肚子對於受傷的感覺較爲遲鈍的原故。但這也並非他爲了要在我的後面「煽動」纔這樣的去問，倒是證明他對每一個問題都關心，仔細，踏實。我因此寫了一封信給他，他立刻找我談話了。這



時的他，頭髮有些變灰了，鬚鬚也有些變灰了，臉色帶着灰黃，眼角梢還顯着深刻的魚尾似的折皺。我心裏不禁驚異的感到：魯迅先生老了！但我知道魯迅先生不願想到自己老的，我也竭力想把這突然襲來的思想驅散。

可是當我們六個人（當中有兩位是許廣平先生和他們的愛子海嬰）圍着一張小圓桌坐下來喝酒的時間，我發現他把酒盃離開嘴就在輕微的咳嗽，咳嗽之後接着是喘氣。

「周先生最近的身體怎樣？」我忍不住開始問了。

「這不要緊的，」他微笑的說。「只是常常有些發熱，但現在是好多了。」

接着他就不再談自己身體上的事，倒談了些他從日本軍醫那兒得來的一點關於肚破的知識。關於我那一次的糾紛，並不如別人攻擊他的是在我的後面煽動，倒是勸勉了我很多關於創作上的話。他說：「創作，應該是艱苦的，不斷的，堅韌做去的工作。譬如走路，一直向前走就是。在路上，自然難免蒼蠅們飛來你面前擾擾嚷嚷；如果擾嚷得太厲害

了，也只消一面趕着一面仍然向前走就行。但如果你爲了趕蒼蠅，竟停下脚步或竟轉過身去用全力和牠們撲打，那你已失敗了，因爲你至少在這時間已停滯了！你應該立刻拿起你的筆來。」

是的，我應該拿起我的筆來，我感動到戰慄了！唉，他自己的身體到了這樣，還老是忘掉了自己，只記掛着別人——記掛着別人的走路！

人家說他是愛戰鬥的。是的，我也是這樣想。他的一生就是英勇戰鬥的結晶。但同時他更愛同伴，更愛着熱愛他的人類的！

但是魯迅先生一直和黑暗搏鬥，終於用完了他最後的精力竟去下了他所愛護的人類而躺下了！全世界又失去了一個巨人，全中國則失去了一個偉大的導師！這損失，固然是無可比併的，但在他的這死，卻更加具體地更加明確地證明了他的偉大。當他的遺體停在殯儀館那壁角周圍閃着幾十支陰沉的電炬的靈堂裏的時候，蘇聯的，歐美的，日

本的一些愛着真理的人們，都悵悵着各色的嘴臉，先先後後地獻上花圈，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了頭，熱淚從他們的眼眶滾了出來……中國的同胞們，團體或個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成千成萬，都一個接一個的排成一長串，悵悵着各樣的嘴臉，輪流着在靈堂獻上花圈或對聯，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頭，熱淚從他們的眼眶滾了出來……還有許多一對對，或個別的人，從街上，從大門外就一直哭進靈堂來，紅腫着眼眶，熱淚橫流滿面，在他的遺容前默默的站着，垂下頭來，放聲的痛哭，肩頭不斷的抽搦……有些人還留下他的吊詞道：「我死了母親還不會怎樣悲痛過，可是在你的靈前我忍不住痛哭了！」……

送殯的那天，蘇聯的，歐美的，日本的一些愛着真理的人們，中國的同胞們，團體或個人，男的，女的，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成千成萬的人羣，波浪似的黑壓壓地萬頭攢動着，都帶着一付沉痛的臉孔，含着淚，肅靜地擁塞在那太陽晒着的殯儀館的大門外和大門內，廣大的草場上和陰沉的靈堂內，大家都覺得應該來幫助盡

一點甚麼力。拿輓聯麼，拿花圈麼？在中國，那是從古以來都當作是沒出息的「下流」事，照例用錢僱所謂小痞三之流拿的，無論是什麼樣人的大出喪。可是人們要求了，要爲了魯迅先生一直伴送他到墓地。

於是人喊了：

「拿輓聯呵！」

成百的人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擁到草場邊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員和大中學生。

人又喊了：

「拿花圈呵！」

成百的人又自告奮勇爭先恐後地擁上台階拿去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得漂亮的和穿得破舊的。最多的是工人店員和大中學生。

一長列白色的輓聯走在前面，接着是一長列的花圈，幾十個人高舉着一張大白布

的魯迅先生的偉大的畫像，成千成萬的人悲痛地排成幾里長的行列簇擁着魯迅先生的遺體的靈車，沿路上不斷的唱着悲壯的輓歌：

「哀悼魯迅先生，

哀悼魯迅先生，

……

那聲音呵！河流似的嗚咽在滿街滿巷。

萬國公墓黑壓壓的擠滿了人羣，舉行了偉大的空前的「民衆葬」的儀式，在矗立着的禮堂面前，由民衆的代表們以及救國團體的代表們在衆人的呼喊中用一幅「民族魂」三個大黑字的白綾旗覆在棺上。

「魯迅先生精神不死！承繼魯迅先生的遺志我們要抗戰到底……」這是一片多麼龐大的巨人似的喊聲呵！那脹紅着臉的太陽也都慘淡地躲下地去，蒼茫的暮靄繚繞在杈枒的樹枝間，一彎愁慘的月兒在那青蒼的天邊透過樹梢也悲不可仰地偷偷露

出她那蒼白的臉。悲壯的喊聲一次又一次的過去了，接着是一片抽噎的哭聲，聲音顫動着，響澈了整個墓場，顫抖了每枝樹梢，一彎的月兒也皺起臉來哭了。大家在禮堂前圍着一大圈把裝着他遺體的棺材擡起來，這是最後了呵！成千成萬的人都爭着伸出手來，擁擠着，擡向墓穴去。是的，這是最後了呵！都想慢慢的走吧，即使是多留幾秒鐘，人們用悲壯而低沉的聲音唱起「安息歌」來了，許多十字架向後退去了，許多墓碑向後退去了，……那無情的墓穴也終於出現了，覆着「民族魂」的棺材慢慢地慢慢地離開了人們下到穴裏去了，呵，這不能再見了的我們的魯迅先生人們痛哭了，號啕了，用着沉痛的噫不成聲的顫音在蒼茫月色下的暮靄中仍然不斷的唱着：

「願~~~~~你~~~~安~~~~息~~~~」

安~~~~息~~~~

願~~~~~你~~~~安~~~~息~~~~在~~~~土~~~~地~~~~裏~~~~

.....」

歌聲低沈地洒遍林間，夢幻似的暮靄都越加蒼然了！

這一切，偉大的沉痛，偉大的悲壯，同時又是簇新的，空前的，人民大眾爲了魯迅先生之死創造出來的前無古人的偉大儀式！我在這裏看見了那些成千成萬悲痛的臉孔上，那些滾滾的淚泉中，閃出的一道光。是的，那是真正的潔光，那是魯迅先生「喫了草，擠了牛奶血」用那些血哺育出來的潔光！我從那些潔光中看見了我們中華民族的新生，從那些潔光中看見了擴大了的魯迅先生！是的，肉體的魯迅先生是永遠地永遠地安息在地母的懷抱裏了，（你仁厚黑暗的地母呵，願在你的懷抱永安他的魂靈）而精神的魯迅先生卻仍然穿着幾片鐵甲活在人們的精神中，擴大到全中國以至全世界的人類！我不哭了，我要大聲的喊：

魯迅先生是並沒有死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八日